光海君日記

百二十一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205228

昭和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印丁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十月朔初一日壬戌

王御正殿受上壽宴○傳曰朴承宗之招入參○傳曰壽宴勿如前日殿坐後乃應行吉日次第詳察整齊風雨則殿內狹窄並未備仗勿入事察爲○傳曰影幀目今移寫離發吉日今月十三日若吉則以此日離發事令觀象監察爲○政院揚啓曰昨日風雨動蕩人心驚疑臨御若至積深以傷玉體於今日上年大祀亦未冥了宜勿煩動保護宜免○大司諫尹訒啓據鄭磨成到曰在國大之變群臣上壽敬事從速提請送從並積深以爲未安請減酌數並以事並之論于政院矣

丁巳十一月初二日 癸亥

務教官崔衍工臨進太祖[illegible]所御駿馬圖八幅

○

丁巳十二月初三日甲子

備邊司啓曰咸鏡道巡檢使韓用曾至大政後
下去事筵下教矣以當乃發行矣從此之冬數
已深磨天嶺以北及南道三甲等處雪深未
能巡歷勢不得已當爲留住於南關而南界
若干邑連年失稔飢饉尤甚巡檢之行旣至
從事官又至軍官許多負役供億極難乎
安江邊亦是雪塞之患正當寒冱時發會
軍兵試射閱武等事亦甚難從西以巡檢
使幷於歲後發遣宜當待日暖[illegible]司許
院整已營察文緖語在丁未年間奴隸於永
黨之權之家濫取職位冒居庭中黨惡之
罪固不難免至于今日自分難容於聖明之下
潛形匿迹放言辭排抗以救奴學呂發淸黨
誘和解邊而不至甄拜大賢粹義賊如寇

扶持後進之邪說眩惑時人之耳目此亦亦曰
之一逆陰也殘陰雖竄而此殘不去黨總之
說無日而熄矣請急誅去仕版屏口流至

丁巳十一月初四日乙丑

傳曰謝恩使來月二十日後擇日發送○回還

奏請使李廷龜柳澗啓曰臣等之行未受勅書

之內在北京已爲知悉於揭帖亦略陳達矣但

冊禮告使金存敬於呈文中以爲奏使亦以前

未及受勅云聖旨留部考唯下禮部以聖旨

無寫勅之語爲行文於該司覆送冠服

無請勅之規臣等再三呈稟於禮部納許

題請而俄招李廷龜等及覆議說以當部

追封王言勅書故請竟受去時亦無勅書自

前補爲請勅書云此冠服乃是追爲以一事同

可每降王言字況此事不甫等僅就織能而於

議尚勿又請勅以當擇取於議難可返入

來爲挽於足而陵壞了不害文字從大子後悔

無及況勅中式及不好語以及之偏換其句

言我云聖等可分思量不能强請至五月初
聖進匏雜遽疾聖極洞也自好者急差喚
洞府六日差六月初欽受冠服十四日起難
北來至問早晨至兩月望望受勅之啖
乎今云府未及受者大加寒状極不來安且
中者來之言七羅冠在於深文殊閣中欽去
無緒亦未收拾出若知踏燈又以冠已出去疊
受當擬西洋四手多門將云冠之受事与尽
今不要停下聖旨既已准許該司將不得
聖等乃以事遂為不受經筵字冠服從入
物件里在於郵縢錄今奉速至等縢來
遺大夕無航國式知准覓差至差同四手該
來了已成乃内藩至知進表之制追表与生表
不同續命寒綜叔係一樣於郵及工部縢抄
紛文不敢言毫至加減云當於内官覓當至家

迄羅冠而抗以官僚未敢開奏不孫不得已孫
人情三乃為正呈刑工部并三行咨如外出
孫照等一一錄交於刑部刑部亦點孫之後
將乃據於治文詳開中據實杜木亦不遺漏
既入詳開中所寫至抄出於未收之理為單末
收所置至據入於詳開之理乎照等查明例
以為於詳官等所以為羅冠官僚至於二千兩
而該日未及交出其以未及抄出者將名據交
僚之詳也云此從以近查乃以此而至未收之說乎
且見勒第所已交來之冠與叔未交出之類
擊并入詳開以此觀之冠与叔至於并不置之
交乎六兒余林之中及後吏遺皆陛達主之年
不知有甚刑更於於馬家不察而縣以為
加徵之詳也若此不已則以如是後則亦無是
冠收恐無駭未之詳也照等警惶之俟不勝

惶恐殊甚若有其患勿令惶恐○
傳曰欽此體言及狀至皇恩無涯深感悦
謝注同知似將迎勅書日等事月朔生新司
推擇親執進退親告於太廟以正月望前擇
日乃絶凡平民則豐亦一級冠服告廟府候禮
察以為事言于所官

○司憲府啓曰天安郡守權成己年紀
衰耗自知其罷不意徽歛善藝閣撓經濟
之洞於使中一衆從為人悖戾濟以貪婪乃
為訓誨孝正時隨其贓賄為多少以為輕重
等弟兒中所及罪不除欲及接其賊盜雜
犯教其牧吏等下鄉經有緩急來
爭為豪功業之事詳而三以如此之人不可

每結閫帥之任請並命罷職並只從之
啓依啓○庭鞫○左參贊李冲上劄之辭
本職及兼帶訓鍊都監備邊司堂上同知
職均答曰勿辭調理以 冲樑之孫廷賓之子也
以世累不得齒於人光譎陰賊夫通宮掖以尉附入朝
設青鎖以進由是得寵驟躋宰列以至燦華要兩
闕之役冲實務之倡凡所以媚悅之者莫敢不用其極
○金緯以司李弘胄抹捉金綍男奴焦伊械
繫以送○庭鞫

十一月初五日丙寅

幼學韓輔者朴夢俊薛承仁韓天樞等再
疏曰臣等俱以愚陋生長嶺外不識朝廷之
體統以忠膽所激於爲國之忱敢控封章
以瀆天聽而失志之輩指臣等爲邪說誣於
刺刃於臣等臣等不敢盡言而猶被讒如此
寧欲盡陳於聖聰而何更嫌疑之刃不畏臨點
以其爲殿下也方今國家而危迫已徵了視禍
根盤結人心震驚惡悍者就而爲殿下孤立之
猿子之於臣民之上其勢之將欺殿下累卯豈
甚者無忌者爲之塞以自爲擲之援殿下雖
出於無自衛以爲足以鎭安宗社而其危全甚
爲殿下之信仗無踰於大臣殿下之親信者莫
於姻黨殿下之爲耳目者亦唯三司是賴而
大臣姻黨以達言司者黙不敢了言是信任親

信耳目之要者是殿下也未知殿下誰與為國
誰與保宗社誰與勘定禍亂自癸丑以
來去逆之宮闈之状言之悖酷者請我
陛下有兄今日者聖上繼子生天不忍割恩
大小臣工孰不仰聖孝之度越舜文哉雖然
人君之孝異於庶人古人云社稷為重君為
輕況下於君一等者哉今群奸家孽窺覬
有結黨延孕蹤於西宮假以伺以掌國家
有變萬一姦雄奮臂一呼衆者四應挾西宮
以令國中則殿下將何以處之乎當此之時左右從
戈殿下何以伏法之安不安保其不殆殿下哉此
灼然可覩之事而食祿之臣無一人陳列於法義
至臣雖賤備躬豈可得哉言自效勤懇大義
當純而相於世主之撤之所投戮怨其室已
而便去我抗以存重而不出此豈大臣狗國之

萬歲乞自效孝純意授樞席屢以不振之
至于詢以國家大計輒至於推承宗柳希奮
李爾瞻偶以姻親厚蒙寵渥至國亡身亡之
萬九不吝宗社之危一至此極而畏縮細不
肯擔當大事彼承宗希奮於得自取之至不
可言以君臣大義彼君危不保彼亦知之知而
不言而此則無心也強至而叢其所免則此二
者均是負國必當熟知之其中爾瞻熟知尊顯
時飭傳流力主討逆之義彼固討者并是其
本得不知討逆忠則有之不可不知彼不知
強奉之不可不除於時林於畏已之者之艴其後
噤不能發一語此工於謀身而不工於謀國哉
縱能于伏首死義何補於國已哉至以爾
瞻亦隱矣至於淫服帝之嚴閣局之說其時
大臣以下皆請以陳疏之義為是請據孰見

儀

閔惡勸李郃陳言而請不廢后者以此藉
口此亦陳知其一也蓋閻后作亂之形何與深著
顯也以弟為逆必而見殺其姊不可此郃之謬
謂行同使后又為此謀則犯人之子決不可毋
緣天下郃之謬者以亦無傳並廢也決矣以
曾揭驗之謀也張華請依謀李朱趙君
后故事去古后之歸降其謀物誅所以
然而之廢之意而今則若陵之事亦難去此
張華名望情遇形無權母救家亦一蹈
豈可以之亂也若依張華之謀者去其歸
去其害來而實行得從其數俱之得一死
令我往來亦皆輟去此一國於廢之而至上意
以私恩饒之可安保其天年以避其跡於
之恩而以濟全而無窮觀觀之形亦可輕詞
國家似輕社稷同為豈不可亂此務取下

聱

俯察忠臣之大計特上此詩擬自叙言故
及承宗帝舊甫瞻聽云可耳目之官詢司
仰惟從屯辟畫一意速亂則無隱連近以萬
豈以而大臣以下如武斷輕重斷不能以安
宗社以定人心不勝幸甚 臣等識見短淺
謬叨羅職恭遇聖君圖治之會忠憤所激
不能自抑形諸大計伏惟聖明之時爰得諸言
至於黨文形跡以為後來事 臣等當謹之
陳之悉之廟堂一時謬聖者不勝幸甚畢陳
至熟之甬隱使之速亂大論殆深又以援撤
覆上被庭朱[illegible]目以題譯而可上章
韓擬撰遂[illegible]輔吉嘗上號疏
亟加發遇收令三疏已再懸危題之〇傳旨日今
日俶趣程 影幀祇遁訊 祭葬等事照例行

丁巳十一月初六日丁卯

社廿啓口親登後享外進箋陳賀頒教方物

物膳表裡儒生替々發仍獻軸街談結彩

頌聲盈左右攤祀飲福宴等事一依冠

服時例次第舉行之意至至傳口依至○

傳口勅書一時出來彩轝藏置於太廟乎

令祀官添覽○庭對

丁巳十二月初七日戊辰

幼學尹惟謙上疏略曰以方今國勢可謂岌岌上
六亦戚臨疑懼言上彰宮依備如綫大敵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在途大聖及戚里肺腑
與國同休戚者托不知弱根尚在人以己意爲私
以此恩愛相頭不顧其後之望待其廢是天
下戚里先冒處下如而況跡達之意不待志之澆
哉畹男婦之遜踪女婢姓路密修憑而宮闈
咽況之疫素理擴弱至出妖之歌舞之家代
而況羣執威之而形保全強此者實出於歷字
之不圖退而甚在聖德所吾不忍戴天之萬歲可
拘守常見以弦逆首置國家於將亡而不可之
詠哉況年哉世柔吾聖季孝寔男君臣孝繼忠
謹寵臺首陰擴世後保善去弱根之詒形今非
承宗柳常濟李甫曬三家同心協力以濟國家

之策大王豈集吾衆以積弱不得已乎策
志士忠臣爲天下者請君至之悟然而已士卒惕
勇正於此者以信以大王決然從之矣遂
然而歲當無獻討士氣索然國勢漸卑使
首發大計之策今皆亦曰撥弱反王道之
言也當何說也寧恆爲大仁人君之事惟國家
安宗社據要地之故大王先邀誅進退容初為
於國家惟我是從爲失主言破而今極積弱
岌然撥亂者三軍以下皆亦日經營之參照
為我上副信任者大敵其意自然其不可無
歸我也雖至黨患惡之遠屬亦當不可強乎以
二雲厚意而國恩而体戮報以自效也復望一戰
於彼此家讙喜一德及於大計而天下出就二雲
於安用之至於三家乎二大雲平勢乃吾自救
反側之人罪夢圖而推戴者皆敵天下之人

亦變多旣元無疑逆者之魁也宗社存亡之
間危亡之地備達後時固不足也後於宗廟奢侈
手何所望而於是坐觀成敗甘心從逆不畏角
臆協以討賊者口默於蕭牆之地易從於謀者
於今其強亂者灼見其形而不為討者是
以所謂三家矣未審其必為維持黨然者是
識所謂黜矣二者無一之者而下懲法後世
形跡殘忍廢宗之罪而主何敬王室節將當其
奉左宗大王以擅誠誘羣誅沈濕以戮其罪
康誅閔妄黨兄弟諸人等皆國家勳戚大臣
所犯亦不過貧新以正其變亦從偕者謀以宗社
為重而至此殺法之亂乃嗚呼汲取以異王之代也至
三家既合中分大小出工而不能悅以為國家之
福於是為三家長公子篤貴而於東其以皆
日甫疲力弱不能於朝而為國隆朝望無一人之

忠三家合辭以迴國肯喜其說此亦轉耽不禍
之時也五和合以來十五年朔之正許為欝人情起
驗未知三世之意及此哉況蕭服相知忠孝而
有主討逆之謀而朝旦與朝外因不竟望而討
其根以討其害而後社稷之安哉蕭服雖以
死諫國是法死定講讀但徐何輔於事業
正以為蕭服之告浮於朝外若澤太后閻氏與
其弟顯作亂服帝擇群正之謀遂於朝官
以善卿之意得善其後當那關黜及是從父
以卿安那發全恩之說者有之亦不必之后
而知三家之負毀下矣言責所用法之所默
無一言以三司清除之負啟之矣此亦辭寫失主
之流無涎於他人為貴腹如湯雜辭者之肩本麼
也為仕無以是官皆猶之以德律盡矣猥官復
郡書雅不保以郡章盡矣雅家為不法經彰

重以府州縣之豪家皆勢强占侵奪以為產
派然矣第是舉然而挾以失意無狀之徒煽
惑鼓動蓄計將肆以内外無賴為嚮導
如中北方連棄畢惶水突展犯至半死已然者
流入于中如萬矢併一枝無馬侵擾一壁以人以
内崩者亦潰裂殆者四散四華亦難不出者
門而盃以鞏之私其猝生於西宮以未知然亦疑駕
於以福業言念及此膽裂腸摧此等施不盡述
古人而憂國家之心自許比擬者矣書此私危
之曰目覩國家之於數者不能於戴一天終踏
春坑之條大也烟感清華淸淫之也既不然亦
而安又不形陳以為亦得淫中此諸而宗社亦得淫
而謹安業也謹以書然之為斯之為得棄之
識也古人姜氏与知吾生人學云以古人孫于齊
古不稱氏絕不爲親也以孫出奔者如奔而不返

深絕之也穀梁氏曰絢新情得實之六之大家亂
王法得信母子之恩此國於之雖斷者不理
也夫人孫于齊而恩常之輕至實為矣梁人之
從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者司於當以大
逆非孝之名為無戴為於春秋者至篤
氏傳謂絕不為親親也夫絕不為親非存人倫
方諸夫為之者以九列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於
也人以為文姜通於齊於終殺桓於天下之子
矣孫與昭公讓之辭使為不為人子所逐以命息之也
無戴之死不於外者去而不返其深絕之也穀梁
恩輕而為重也以無親之之此為妖怪之之言
內於協以將編國家得死讓於無戴也不遂之說
先告之數究親屬深於辨色計得狀深於魯之
國也恩輕為重之說實為之之世後也嫣君出上
下諸以至下少恩事比狀滿不引務為之所書秋

之黨也不啻爲萬是也然邪黨之頭領者林之信仲
聖上全母子之恩與一國臣子於弃而絶以明大
義於天下未知聖上果能擇而行之否乎臣伏
於大聖之門及姻戚諸臣以臣之言爲之昭省
而歸撤去邪黨諸官及諸所將士而除其官
鞠律而私邸以一爲將寄之法道高致除邪
潮恩一切得罪而爲其臺之邪黨以厲人則婚死法
臧法御宮人乃室捕男女于隸籍以示通國聖武
不特戴天之黨至上所以安撫逸不告常能使
清善殊其之年指世之後伏圖默觀陵牧事
以全其恩乃盡倫盡制之義也其如是則中外
義權孰不稱聖上之孝之心而思之發於至誠者世
矣實不敢奉然後以捕男等諸賊討平之矣
乃官是乎死罪使聖上之至孝之恩聖代之大公
正法嚴達於皇上之聽則天下之人之安喜鼓

之謀事之出天而昭陰騭衛亦無窮之國祚雖
好如羲契於事亦不能生事惹亂於上國也此
臣謹以微聲竭衷謹為聖上縷縷寫呈
稍有憂者惟下仁孝以靖亂出乃重而思澤
之得返於寓所雖至于犯紀犯上者亦且亂發而
此息群妖家匿於以無恐著謀反說右肆亂
言討逆者皆指為邪謀該逆者皆指為正論
請張放縱縱武聽中大聖以下畏縮不敢先
發者實為此情而撓而敢也今任大謀之發
也上自大聖之至庶官第一旦謀者為之
操執法者之言斷以王法不以權貴而撓之
皆正謀自指王靈自操秋根而除妖黨而
破以致宗社無疆之禍矣聖上悉為之審
靈運之盛有以不震致亂儔釋君之以為無
以聖家譽印身為之位而為之樣允之而一定

於癸丑再失於上年三失於今春此誤於當
斷不斷以致群奸狎君之以莠言邪誣快望
詆毀逸領鴻雛徽稱以揭鉅典大究已完人
以洽和不於斯時定此大計則國家何時得
有寧謐之望乎此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伏祈聖
明當機立決以符大孝不勝幸甚〇庭鶚

丁巳十一月初八日己巳
大司諫尹翊啓曰臣以暑經不可廢壞之意
累日論列矣昨承醒批頗有未安之教臣不勝
悶鬱蔚焉暑經之陞西儒採公議又爲究說可
出而出之可越而越之出之越之一出於公豈有一
毫私意於其間哉而誅求務天陵勤叢毅臣
之罪至此大矣勢難仍冒請遞臣職差口匀辭
退待物論昧乃沈納臺廷批差有近來暑經出
越多不愜公議其何以服人心之語故尹翊有此引
獻納李挺立正言朴宗胄相繼引避○申時
退待
鉅見東方

丁巳十一月初九日庚午
掌令姜緯韓詠啓曰伏見諫院多官以沈
訥之事皆爲引避奈二府曾以署經不可撓
改之意論列已久而臣亦同參其論而臣等
諫院多官無異且昨日不即引避而仍爲入
直所失尤大不可晏然仍冒請命遞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皇帝勅諭朝鮮
國王據該部題稱爾父昭敬王諱副室金
氏乃王之生母也自王嗣位以來篤念劬勞欲
舉大典奏請封典已經加崇追封雖係
特請命慈孝俱彰忠禮兼著仍照陪例
令自備冠服王復差陪臣奏請再三情詞
懇切准下部科酌議以禮雖匪正嫡未合允從
朕念爾母誕育藩王纘承宗國母以子貴
情理攸宜既荷鴻慈宜膺象服茲特破

梳匙見允給冠服彩幣等件就付差來陪
臣金存敬等齎回至可收領事到諭停之
華承慰撫之恭王宜精白乃心鞏固藩
采副朕體孝表忠至意欽哉故諭開計
朝鮮國王生母金氏一位珠翠七翟冠一
頂次色素紵絲匣壹坐象牙女笏一枚
木紅平羅銷金夾包袱貳條礬紅紬板
箱壹箇大紅素紵絲夾大衫壹件青紵絲
綵繡圈金翟夾褙子壹件青綵羅綵繡
圈金翟雞霞帔一件綠暗花紵絲綴繡
翟補子夾團衫壹件紅暗花紵絲夾裙壹
件青暗花紵絲夾襖壹件紅布包袱壹件
紵絲暗細花肆匹大紅壹匹青壹匹紫壹
匹綠壹匹翠藍壹匹綵羅暗細花肆匹
○左右捕盜大將亟令殘魁姜茄收世更加緝捕

事傳教矣多定軍官晝夜窺伺譏詗捕
捉杖殺者傳曰知道崇鞫得情○都摠府啓曰
昨日備忘記書下所用焰焇令該道從優貿給
宣諭官崔挺接送使之採買以送事令該
道諸變事啓矣所用焰焇六千斤內三千斤
則因傳教已貿於各道使處之外一千斤則當
則於戶曹一千斤則金山收稅官處自該道貿來
之意入啓蒙允矣會資餘未准者六百斤
此只年用餘存千斤可以支用此外若更貿給
所用則更觀明年事勢從當更之而當初則
年終儲便崔挺貿易以軍事爲之○
工曹啓曰備忘記貳營造所用其人自明年
加定事令該曹詳議大臣定奪事傳教矣
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意自敦右議政歸學純
議政額外修補之後則空闕以無每用柴炭之

事訖時々點火之用而其餘皆但可推而用之
兩闕殿堂及各處因定...
磨諫覆沒處論以...
府郡縣南部年紀六十四歲以下除守令等
除于大典所錄職役意自願從仕者依法許
據以爲常云法曲七子郡吏世因其所大典
官爵條年限六十五歲者勿外敍 其小注書
上官及未相知家者不在此限注釋凡守令六
期內遞年六十五歲者清白其所爲六十歲勿
外敍 堂上官及未相知家者三年內遞在任
不在於六十歲故不在此限云矣法條從法典族
則〇吏曹郡縣以律條郡縣三年內人切勿除郡
入仕事除于大典所錄職役意自願除年少
老入仕而領職大人之子並除郡縣學生者四
十歲學徒當仕之意初從自今後...用以補

斷不爲傳曰法典云云更廿四日大臣各官
爵條年未滿六十者勿授東班職其六十諸科
出身者居文獎勸條置年底館學問精熟
擢紗草是而年滿五十者通云云參賜口讀句
讀及於廿月讀分數從第者置年赴乘文科
館從堪試七度入格而年滿五十者聽中取用
註解士可爲者學兼通經務而不但主精學而
其者不自勵正勸業存不承意維係其流
之弊將至於廢學而士習漸陋而能知之知
之年採發實靜學而精熟誰氣而用之
云矣傳曰依法典施行○傳曰至意便全存
殊超資知事除授書此官章學之加資賞
殘除授○庭藹○首蓬齋祭請此段從官小次
私囚從事之事仍……○庭藹
等

丁巳十二月初十日辛未

持平洪惠險執苑林健相繼引避退待○

備查引礙口以營建者並礙辭京參主羅

以洪蔭延江原等並林木九千餘條今將加

斫矣斫伐扎羅而曳下為羅曳下扎羅而載

運為難各道每年伐木錢力已竭兵人失業

不可不另撙節理以紓民役而仰副恩望者

善策權為調停辭謝以為海南舟師添補

於山嶺南以為畫將另點使於軍不勝其長皆

其船役於道將無寧調用於國事目今南

道邑另多窮之事海南舟師十艘健

張以月此句添補於嶺南一起以為沿於荒島

沿途斫伐荒島之材一起以為沿於畫山沿途

斫伐畫山之木至於守班伐木以為伺候而事係

功備不可宜為擅宜備畫日福實不敢庶

三十九

因凡事請於攻矣堂將猶從軍革之禁諱甚
然其實殊難於銘達但當禁飭之而已豈
可以渡河撤海防禁營為患山皆北移家之
地只為所伐成木之段編於十餘發我艦於
開濬世事之也至於將家踐之先不知老矣
第今者從此不知此意云爾不此堅意是出
於昔之已也結卜軍烟户軍舟師軍難名難
殊甚為緩日一人之見難可責其實而緩定
關舟師至勢不得而合於者從外沒要事
而此遠為以尋就此船行矣請[illegible]〇經又
船上劉請而對蓋歸出仕從之〇[illegible]赴吉到
以而關營建寓生於不諧已至此之仍整念群
六之仍竭力之者只各色各仍該承緩投六色
舟師曾也各僚之名種號業之實只現竭料而
之奠不辭勤攬權以日月不憚式至於緩軍逢

致之後相關似要又以奏折冒屬因出料事
自中司係至承底設而不致發言者上以下推
安謂全之勢雖之搞此所問之言不勝
終始大學業建之後一刻不忘又要致劉
出於我力而後獨處羨之契謀者如何中者所
置於擱擱之甚者字以結兄該為能中所
宜出自撲悅而處獨發之兄者者所之為
安符所中可諮詢推詳以執見之人他但勉兄
而非固請這應告從維繁之契尤不可勝言
所屬付託死人去字維急官之拿因為核
教字以而繳一處而之亂矣以如特為繼續商議要
○庭寄 ○傳見今日午刻府又許任樣川
阿學柳大鳴速為上達事下諭于京畿隙
任大鳴保以其學是因舛術得當特授貳官今
者也 ○右派政韓孝純再度呈辭者已此

非老臣引譏退歸宜遵若省調理以出孝純〻

妻善安氏○好猜忌川交通宮掖攻孝純厚釋相

允事一聽於善安氏○庭鞫

丁巳十一月十二日雨

大司諫尹綱、獻納安挺立、正言朴宗胄啓曰

臣等奉職無狀，謬叨天點，言責而不得

其言，壞了法司，不能救正，自速罪戾，其[illegible]

難容引咎自劾之後，而至蒙以一依之官

既不然，惟總其[illegible]及生壞法不職之責，諫[illegible]

為臣其矣，臣等負罪如此，勢難出仕，請命

罷斥臣等之職。○執義李楨健、掌令韓詠啓曰

臣等以諫院避辭有忝，臣以壞法不職勢難

出仕云，不職之罪，臣等與諫院為官少無異同

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退待物論。○掌隸院言，郞移風勸時及

闕內迎時，凡[illegible]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事，[illegible]情[illegible]自[illegible]乎。○備邊司啓曰

以[illegible]試官試一所試官[illegible]試[illegible]試

落幅紙不許一張私用設有轉送以及兩邊坐紙
尤之用于備送因乃致免之自取偷閒解換互雜
官佐之舊有備考局通交于場屋以示申儆之
意備考之受文事可謂密矣試場名紙由出於
夫子之自備而不係官備之物故科次之清濁
與落幅紙分張於場中舉士及無有之人之累
以為勞者以酬其勞又於出榜時推進其稿之
送試官取而平張紙送于該試官家書於紙
為轉送于該士以及之家經費之用者何也紙
進轉人之送上試卷之寒夢令收取意之不
至其幸學事料墨紙為多故取之為皆當
時不盡十張而來不落後於紙後設是辛
之為上之難保其無弊矣以此落幅紙為之先
至於請之備考稿又知之來而不可為每選
試場轍以細法之事上啟之聽查以識律所法

文字有無照覆遂者於前清乃參議官
於參議院大吏之後者孰肯私一紙自陷於贓
律也備為往士大夫乃古舊守議官之不肯
至此而又加一層也此等苟且事承清而其意陳
檔中議用不禁然將四號張一一封寄于檔中
矣但既檔之後豈守容人借于既檔之口令
備查司云所一無疑結於門外趙氏發去仔
書中間偷竊之途若何之事據也然是文者後
後帽自本司收發乃送堂上來卻自何年起
之須年本司堂上工甘於是李尚毅不至司堂
簽出意以不簽帽收發此簽乃送一事最關
於簽上之以為取移遂之意仍不到簽擇章
謹勘於往堂上之時至贓律之語矣今若照議
會議時簽帽到簽即行所以函小次知司堂上
之人古於此處讓之言事證於素自叙以不取議

吋余多落帽輪送本司者藏置一處矣一張他
用沒如入送乎少其如聞少不得通諜此本
今此云試落帽亦當從前例入送收聞為送
云自敎座之回說問告是司堂上據草入送
吉川君捲聞循例據草通告張堂上入
送云矣今欲試官至暑亦說循為
言通文於本司張堂上所知之事皆言不通為
先之後詢陸招本司所聞其言甚久之之意
不言所招座辨官看暑之事本司謂與不
知座辨官之不看暑循例稱文不知至
之後不知亂之死是司堂上亦如不知座辨
官之不看暑而聽謂更稱文之言也大於余
此試令試落帽是如本少不如前此收聞
而本司所告更試不亦善為記從前例之
於此事傳回之 ○ 庭

丁巳十一月十二日癸酉

王以眼疾受針五度而止時闕一日○弘文館副

請兩司啓命[illegible]從之○[illegible]言[illegible]捕

營大將命招請出標信傳曰知道○承旨言

以燮尚營司變之道有者啓曰燮尚營司狀

啓及趙業男本爲書則乙下于備邊司而今下

爲書乃是謄書者也者及捕捉者此人等故止

於本道如是下書矣○辰時日有左珥申時日

暈○夜一更月暈有霧記聖言使先來

軍官金命壽還基并加資實職除授軍

字官鄭梲壽軍官鄭之績并加資付京品

軍職使之給祿○傳曰影幀奉安于奉慈殿

而紹祀登事令該官講定奉慈殿建而從祀

事并察爲○該曹啓曰詩学教授無得能詩

人亦共知者然後擬望故三望亦不能備而只

以人致詩矣尹忠源遂作古後尚書壇差童
蒙每每素游蒙教官江達海本以詩鳴世年
雖已老精神不錯攫紛亦有亦可以師表群
蒙請以玖論學蒙教授洗尹忠源仿單裡差
下清留之○庭翰

丁巳十一月十二日甲戌

回答使吳允謙副使朴梓從事官李景稷等來到啓答曰到啓具悉爾等爲國事越海跋涉備嘗艱苦良用嘉歎○以李覺爲大司憲南以恭爲司諫姜憑爲掌令鄭良弼爲持平柳浚爲持平金世濂爲正言鄭廣成爲右副承旨尹聖任爲修撰○庭鞫

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乙亥

傳曰慶熙宮東宮寢室歸往還徙御至于

玄宇大提學○傳曰兩司引避並爲率更斜洛停

啓後乃已○傳曰勑書影幀相從該中付本知詞

以爲之令兵官護衛使知時來越江迎勑以來

月課儒生政擇下諭○傳曰自上親臨甚裁不

得已之遂日更斟酌至大兵產疊不可不善調停

時不意致豫爲九乃致此暫意事物乃之意

以陵寢爲○移關營建者非輕以中道羅列記

密文李卿肯使其率官趙英之吹數於順

天等官而所諸之鉞義至於萬餘斤云此外移

關之級稅意建送而吹錬本道所當無所用之

家沒於上道以助大役之之意爲當宜令廟堂另

另傳旨之　時蔭達之後方惠度蔡●石鐵重加

賞賜方伯守令之增利並酬者平舞助工刻割民

時以趙之琛嘗欲推徐自好尚斷碑殘鐵至此藏萬斤之多甚矣嗜古之移人也

丁巳十一月十五日丙子

永廟朝備忘記勑書一件出來綵帛藏置于太廟事令承政院從實事跡考出奏聞代以傳旨傳勑時安有綵段今此勑書一件出來綵帛亦是擾係也亦不干涉於冠服又以藏置於太廟事雜用綵於冠服物件之亦考奏而勑書有此綵帛無據先代實錄恐不須更考也傳曰考見綵帛出來之意以前考出處文數述臨時察之事務之詳錄宣奪○傳曰行香宮一番堂三番發兆以文昭殿出度邊生員錄加給者題送宗廟各々云云文蔭依宮東宮寢室錄并完者至事云于大提學○傳曰啟閣上樑文每々上樑臨時製進以為寢園迎接宮殿閣上樑文來日製之製進後三本兩殿製之捺正月生後以外上樑事云于提學

丁巳十一月十六日 丁丑

正言金世濂啓辭異於所言不同相避之
法哉古人之卑雖已多人致遠擢望事古紀分決
難仍冒出於朝言議無也同生同情不可同
避避矣觀仍尤不可蓋不請罷之避罷
回勿辭退待物論○持平鄭言流啓曰正言金
金世濂以臣同生同情云而可回避避以臣觀
所請辭避遞而罷差於勿辭退待物論○持平
鄭浩浩大同憲李憲之分之字而請尹啓鄭
避請遞避罷差於勿辭退待物論○進士
鄭潭呈疏曰臣伏以嗚呼於國不安獄於富存社
道無下者豈之之無存織口縮衣養於存宗
社稷大計者也露痛言大也姻戚無國同存
亡者不於宗三司耳目之官不於言三綱淪
九法斁亂國勢危在禮之卒主上之勢危不

張岸崖之辛手援正法不泯華野僻塞相從阵
處發下何不振大出六丁之日為官詢以至計否
何從閒乎塞邑近甲子尚無定論豈知志之人辟
不遂之後講張聯從喚之以之力挽正孫爲將
口自立之計士氣沮喪將不可以收振以至之李
李營意長屡致此乃國家降弱之大機也李
營李員重望孫計生人之君又為發陰
孫托之孫忠麟萬釀而能鬼神其李蕃全
協以同力得合將帝奮於扶承宗李蕭曉之家
孫絶家前怪兄之源壞破不朱識者至今
孫之為善三字言會正萬峽張者營之爲花
為出乃邪行交起家攸得首之人孝全不张
無縱縱孫不出於李營忠孫朗於奮不破勿
於營以一死自明溜之束縱雜屠殺人專殺誤一程
孝天者也諸出之首操望世安之堅上之欽

黜之實黜號社稷靈長之業者吾等實非
而國家賀諸人也亡覺既出甚賊也寧爲勢
只得在拜手畫爲勇亦自任大子勇亦在何處盡
了亦之事在於速決而已當斷不斷反受其害
據言道於燭悟者悟覺安得棲遑於他人而
自蹈其轍而反覆之論哉此則處亦無亦誤蹤
然君者覺示之今吾無國體處之策以賤吾
言在全大亞以下也吾速雖各覺當了吾冤
也彼鬱之逐鳥將保其信亞民禍階爵陰子
邪宗福之變及陽之衣與之攘惧置不亞
主義哉稍亞及之數爲後在本並傳生再推
通以今恩民其事報進一疏允功放國本之計
纖恩除進亞陸不聽名問為何吾當之讒謀
亦亞所同者此學一刀即自上陸不日亦汉院
懷在之亞皆所目覩疏中大談妙擣擣於大亞

三司之耳只若中者皆無一語行之豈去惟以
實遲了事君又之意並皆出力於於此弟可
語之人也之學哉也嘗觀許年傳驗兼來六
之端以陰武終元趙許武遲極大也武影細摸
之事亦宜如此況條欲於安宅是何等大事
亦盈之形不中不見諸家奏之之進難已
無也亦可如正太學首善之地亦當之所立
也幸而此大許方野中不同於亦進無一言相駁點
之豈不寒心哉也不勝垂惠予國之至得情死
命○以比戀君仰對召事萬望以比亦此諒之
語錄異重敎務乃矣傳召皆道○同語說戀言
相從至請了來觀傷可同不趨亦望亦觀以北
以後俱無不極正言金無遺詞嘉出仕莫不統
無○大司冠李賢戀君也洪兒都御史驚大學
指出並君以為首偕言欲於之許又至專奏基來

以安宗社等語並命傳諭達上時來叔諭中
所請以事出於鄭汝等素嘗識認面汝以
諸叔並云以諭諸孫望達以首俱目之年並需諸
之事果係予宗社爲一國大小並乞命當死生
以之疆年乃緣香嶽殘物爲並不如齊重大
並速孟遲幾際休戚與同爲並不如勳戚諸很
此所繹紳中者器皆業忠謀誅商見於並
並若以限而如以至思想隨跡宮肆之賤
師國之號者相以意即反覆思量云奏來
嘵嘵如爭取議此揭目以形骨味奶撥以從國家
家並於年於滋並之姊子如相彥當拒遠請駁遠
年並我屬何向之舞之論物理○掌令韓譏並
以大司寇李燮於年弱之說相滋並引避而退
姚榮林建以病爲之爲並苛不足管而竊見大
司寇李燮遲避之舞責亂勸擇何諸之事

而就澤之論至不給草野之號大臣之國者哉
請除損振而處處座極不寳之等語也亦
三月之一日以形絶給文寳日像年後氣不非行
要識其日向寂亘給物許○陳令當出者也
者擬調擬調之形與給官而宮次初內官五
者擬傳何上手馬一匹者形三者馬鞍一新從
內官八者獻兜鹿皮一張錦久用桂給金錢外
子羽者傳好馬一匹錦綾新好祿事發當負畫
負者亦子一張賜掛也高也更以六二匹者未錦
一匹給掛領而宮風東勢時當不給掛而同著
事畢近々好之之以內六木御國際承者豊去
而宮次若中使那日詳寧題綾後殆着○補
是日覽討捕官趣繁弊々好之去而叩々
宣明者以殘抗及探聽人而之而滅黨為去云
此是者是繁弊稱文者是為不經當未及捕捉

之趣繼辦姜尚達又進達討捕官總辦又之催
來討捕官萬旬傳令役至〇傳令糧餉上諭有何
係干軍國緊急之事乎如此疏忽為罪不淺除
不入致可矣也來到入承召來請羅條家嚴限
處斜後古者尺之月勾劉寔并諫劉其自解
樹子一切勿再採入此山疏忽之矣傳或如後入之
〇傳令林木之限分界傳官營建時大材界石條
之不斫伐後不得復入官有山中者不為材不用
至於界營官分發各處日造集時一樣可作之公
程之者不裁斷出作一程定數上送分送解給公式
官有式法之公木第一等所用之官行難報分石
外可後此後各取及法官營成時得以為之松者
可之內令此伐木時一寸之木勿為劉斷十分察不
如式增入為此事各之公家差官六頭各級官不
各節重法不饒事自者從受加嚴之言遠使

之義有寔亂則啓經筵官變亦爲難例則矣○傳
曰目今日候不至甚寒外方使臣所宣醞傳
饋後罷遣而經筵事所限七月仍爲自本月停經
事言于該曹○傳曰關西大小材木甚多爲養之
料理使之運來事可用於一宮造築覽矣關西
材木之好条毫之處揀擇送而差官使之斫
伐以爲用事言于該曹○傳曰性智及國事勞苦
甚多依常舊例於除授堂上實職

丁巳十二月十七日戊寅

執義林健掌令姜緒啓曰伏見鄭澤之行
大際其以陰大臣之罪斥其陰謀陽根宗
家慶之極不寒心等語臣等職名在其列
中不可輕結仍謂情氣所得臣等之職為名
句辭已結物行○正言朴容曾啓曰伏見慝
辭為官引避之辭臣之所為之至不可為冒正
唯與正言金某溫則不言沉於公論臨事不
來臣之見輕於同僚甚矣尤不可一刻在職請
命遞斥臣之名已結物行○新聞掌
啓曰臣之職名不引雖有移等段及射兮
正言於今月望後傳段不遂事體不寧
故大小臣繼引嫌結之因而之意甚切今當
依事情於遂此年正月望後加段為自上特
遞之辭又不請已過此時後所不敢遂其當

此外所陳之未及究竟之段今只愚推如是推疑矣
第四御沙汰二三ヶ之段未済者百之功虚費
料也於今一時此段先九時月之内可究竟
第先不及於今為料也暢於疑者之会事毎彌
致度候日罷不至其以限之月晦日仍段今月
来月於道○彩閏等速者可依年等依
聖意十分於道事候者又文但依年並段皆
以為翔不限准之為翔者固当敢道者也未擢
主者其不於道之事西浮不受運之段及為不可
依年以其指相皆准之後於道不有可為不宜
宣旨不段皆不得止所雖未准翔認聞於道之
意形至院御仰至准之依年十八九日依彼後叙
道○院御仁王山躍ゝ草木皆者皆松子所産定
宣達行之候為取来自者皆皆中使内記向
官眼向来四日乃九廣植于後苑此日者禾植木

六日庚辰、始事、左大臣召御読経〇時
召日候未甚寒、蔵人頭宣、出向退之者
同日到事、宣旨参内〇、仍令伐木、蔵人所宣以之
不可下造寺、南殿蔵人所官、可先参進事之旨参
堂〇同相等新嘗去、至衙之日、承衆進去、仁寿殿
清涼殿御前、賞物等中使以同、丁之明後参請
七日庚寅、揮御以下進不進、举子及馬並史不史举
手为宫负役、工匠举子各二度、若不可叙、進賞
物分给时、舞匠书、舞匠为手名、法左燔物立封
拔德色宮使之清给、匠等清宮、番匠等匠以
干名以将来史賞来将、取旬于未、宫下己取时
以番匠等場、匿不得役之故、未及已取而此匠
故殿此来役、将来史賞、番以宫打之故彩取
清右等、送来史馬二疋匠、家荘分、素以馬連不郡
来華絡事之手同滞之、番匠等、出史之詳細

出到○傳曰近來馬政日甚錯弊如乘馬北從承
襲至於臺驕不遑喂養以致疲瘦乃至六官
畫見多足擅離色形之提調不能稽察亦不
能矣前後內乘理養馬多用提督○傳曰三衙
以為選財進馬不及到京擅自分養故不能矣
前後內乘及司僕色官并雜等之後必先分
管事之弊乎司僕寺○傳曰影帳變甚要稿
甘時收承其中使至澤江接者矣之以至以變
傳去字諭院諸不推之以到○南關當速差送
翌日江原道前朝砍木鄉採多不中用故略斫
官給捏前後不足採之還傳之伉採斫送矣
寧越郡所送鄉採三千條內大木等出採二條
其餘千八條盡皆不用云云等之至武大木等
以其不識人情而如是難送材木色提調率召
下送經官出往江原形察搞好良材尖小歷世

罘不可用而諸路奉之人皆知淺不能作成法下
義哉當之時來方著此意旨緩弛研窮與於世用
不但哉力之情以衡探鈎合之故將不能經綸之意
者乎許理論文不甚了守可以研究之貪戰不用
意以設如此之去其設官既斡以手不能任使
所不可不可檢勅郡縣設官經畫排至衡探之
十家解此已時令設編上達而其不用衡探
陛下證據各官民來學要而徒不守令秋用者原
仍不推盈以不用居內閣之將而江原道加之材
亦未必有實越少林二年八家計減只責成于義
緣義馬則言以為得存之○進士鄭淵上疏曰殿
下臨御以來仁柔有餘威斷不足於千流逆務
從寬典豊謀者得保其首領黨惡諸者免
其刑戮紀綱何從而得立乎由其紀綱之不立
而士論攜貳紊矣擾武譁然細之理也嗟歷觀

前史雖逆取之君人莫敢言者以其先主其
紀綱後繼以法律也今帝廢六宮位素宮十
有七載祗承其旨一朝登極光明如日正大
如青天冥無異議予問有據證有名不苟立
而立於至其深者讓本之謙也觀其深者今
恩之從也殿下之紀綱若立此等不必死而立
不戀流其流之契將不勝其家全傳言之出聽
鄭孝之通文李恩譯之作詩此其辦㥅也謀而
室以慮國運不幸發兵之度又起於同氣七歲
童子雖曰無知身為狀本名出殘行在殿下繼
無可殺之道在逆謀亦無可生之理以其無可
生之理故殺之以闔宮請死以其無可殺之道故
寬之待之以不死特從末減以爲與之律雖大
彝之變系無加諸謀之逆然而其神理經
是何人敢其敵手之亮言加於仁聖之聖上是亲

巫子之逆節噫大妃之為逆謀內作咀呪之逆
著於逆黨之辭顯於宮人之招而又出於殿
下之須發不一宮其母道絕矣之跡無更有
宮之形實出於聖君之祥以為攻之者幻依微
妃之說聽者不察和而倡之逆章累牘無非
殺之而後已豈可爭辨之所審至此其極也昔
漢光武黜呂后於廟而歲久之後議之者援
此而以處皇后既廢以逆死后亦擊殺章帝所
生母於產而不入於太廟然則雖以有以於廢
妃之歸許列不可者援彼好人者倡其言
之事家起而深攻之甚以為立之不可也蓋此
之時大妃與社稷孰重孰輕重之分不言
天洞而驚之所立恩至所奪以為大妃而更圖存
恩如春之厚者所爭其無實狀上告宗廟下
諭士林倡率而君以欄請死以大妃之孫事牽

矣是之不可肯為浮言以義於己猶死於君
大惡之意果如是乎孟子曰舜為天子瞽瞍
殺人則皋陶執之矣此言常法之在若知天子
父之為尊也殺人之死固不及於謀危社稷為
不以天子之父而容貸況其謀危社稷之母乎
淫而從世雖有不慈之從善知大妃之為不道
也明矣明知其不可不遠而如是若彼言將焉用彼
若張柬之等廢武后立中宗中宗乃武后之親
子也雖以親子而不能救卻其親母之廢者以為
不害有甚於親母也當時之事與廢之事正相
類而形跡不可不予之從於是東之諸人以為
元翼之死人歟祖述而當辯者趙某鄭汝亭
也附之而後擯者洪戮纘鄭澤當也雖以廢
妃之從逆勤王正議者但當據春秋黨
惡之律窮後逆之黨而明其不臣於先王

討論已廢妃之事不須多辨反覆之經傳稽證
其不明亦窮不取也噫今之附恩於大妃者是
何等輩也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司之陰附大臣及新
出身生進之等輩者莫非殿下之恩附殿下以私
矣附大妃者何也大妃倚國母之名挾逆孫之勢於
危其社稷是乃國之賊也讒害宗孫亦是亦惡
之讐也賊如是讐如是以食君食祿君祿者
何面目登對於殿下乎大惡詐殿下之股肱耳
目也政院臺殿下之喉舌股肱也而貽賊
附有罪故之國母者於前殿亦逆之人
爲乎亞食雖毛土受以社稷無中途亞之雜惡
於大妃私同情說之者久矣參名發解果者
是入參沖會書亞柳帶奮不爲甫附於大
妃殿此乃君歲之恨偶爲之大者一而社稷振逆
一爲弑逆者也微亞望支力之道望護於帝奮

致令於處試冒黍羽焉竊擁致擾之後決不
謝恩於蒙運宸宸豈托於一時扶綱常於萬世
伏願殿下之識垂覽焉慎勿留中亟下政院議
詢于大小臣僚如以臣之言謂之不可則治臣以僭
妄之罪如以臣之言謂之當理將一疏登達殿
下承旨國家呈司推覈其為儒黨惡逆
者次第糾羅保養易種于蒸土以肅紀綱
類網之張擅武之士於欲一掃武之叛賊永息
矣國家幸甚宗社幸甚

丁巳十二月十八日己卯

大司諫尹詞敦綱書捷呈臣伏見憲府多
官及同僚引避之辭而亦三司之一也勢不可仍
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結物議
○正言金世儉疏曰臣以少年疾病昏瞀之蹤
叨作兩司頃與正言朴宗胄均知玄疏辛
坐昏瞀綱不得進參啓與同僚引避而至於
先大夫嘆國綱勢可懲之地未避於先朝大僚剋
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結物議○幼學鄭晚上
疏曰伏以臣以先正臣書院從祀事拜疏闕下即
聞國家有大禮處臣上下臧口請者久而未發者
自達蔑於草野儒生臣不勝上手稱賀祖宗社
靈先之慶實在於此而於寡下不至下大臣三
司詢與議訓柔大策以臣請前期臣之不敢承
善於書院者不在人居人倫之責理臧者何

之斁絕者敍之廢棄者舉而起匡之以爲横流之
砥柱也程之日月爾以正歲於言之圖事三
綱淪九法斁主勢孤弱人以推戴不治之
秋隮伏於不睹不叶之年而去逵正徐蹊啊啟
望著於先露以正何敢自兄君父者求天之命
而不測了元宰著名義以戡亂君召出也孝秋
出孫說者曰書人稱孫豈中宗之賊哉也武氏易唐
爲周及其廢也識者擬其不孫孝和寘死弃
陵武三思韋后之黨者文義擬出之書人以莊公
以母也武氏高宗之皇后以中宗以母也雖嘗臣
位坤極母儀天下而敢有難教之兇在宗社稷
以至宗不得不絕以社稷衡之莊公中宗殺全
毋子之恩亦天下大宗何有宗在社稷何足慮
爾睿宗張皇后援教建寧代宗廢而醜之毅然
絕揭縉紳人士獨而謚成之宗振宗劉后以謚

象之死韓忠彥等於廢之際權只以大臣可念
則非經不能廢也古之賢亦盡絕此意否乎宗
社稷大事豈不識哉況但以社稷妖內府智卿之兄
至甚於殺子淫蠱者其嗚呼豈一二而深念
豈無深於事務為宗社畫大計以設一死而
推托至之者益有以奪畢於之人群不逞之徒
張皇議論豈有九為如口自主之地以設士
氣於奮而後退以誤我其後而意息此謀者急
存亡之秋也為不更亂王法而除根於後日
之事有不思無而今者草野之疏一人而知
韓忠彥號稱疾不出錮知議自殺拖病不赴闕
安疾病之來雖武難免未知此國家何等大
事而不為知者既見李覺避爲於國為數
係出仕來請闕下結死請斬之不然則乃能堅
臥不出以觀成敗大也如此何以挾驕子伏願

殿下遇災而懼以盡唯強跡亦之速宜大躰不勝
幸甚若此事係重大不可輕易而遽還近時台諫
成就構陷竊恐路至於國亂之國矣前者時
恩爲重乎萬乃大乎唯殿下擇焉○弘文
館校理李埁鄭逌修撰權國樞南濯羽
啓曰臣等伏見鄭澤跡之存大節帶請及三司
兩司啓以此和繼引避臣等職列三司責同
一体何可獨於變置守請亦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夜一更流星出奎星上入坤方
天際狀如鉢尾長三四尺許色赤白光氣
如火光良久乃滅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庚辰

弘文館上劄書[redacted]出仕持平權湛
撰善答曰依啓○弘文館啓曰本館
提學以下闕員多至十餘員右校理李埈
李尙馞病校理朴自凝鄭遵修撰南溶羽
副修撰徐國楨持平趙廷善亦許由罷遞
之際未免狃隨請令該曹明日爲政闕員差
差出事啓傳曰自上方在調攝之中徐爲差
出○幼學李之皓上疏伏以近因獄根一事
草野諸儒相繼陳章大論之嚴峻之淺句
中外輿情風靡雖請討處亦以私恩尙不批答
留中累日殿下以舜文之孝曲全慈殿不殆
伸大義於萬世之情愛雖可行於閨門之
內奈宗社長久之計恐不免是此東土含
生之類皆切忠憤之憾不須共戴一天者也滿

成趙高以綱羅宦官而虞之唐甫張皇
后以毅侯美楊而酖之宋據以赦天下漢淫盤逆
之死此三后以淑而虞之當時無異言後世無
他詞者春秋之篡絕姜氏而書孫者以斷此
案逆今世以偏黨相傾覓之性是事士類習
此於朝群小力執之終至於家人國家而後快
於其以推此以羅纂奪之狀荀令其黨仍
者以六且甘以為之不甚悼哉雖強之疏不下
劾逆黨後至不足念矣然終發憤而為之詩
討者是矣及鄭澤之疏繼入而李覺請避
以除狀大計人之未知兩司以經歸而避正堂
待兩司之言尚前會黜兩大臣病綜不敢發
語館學乃首善之地既被罪仔以為蜀縣除
討逆之藁至今寂然此乃後進之語孫或家以
有此觀望而不發正語士氣揚地後禁廉食

言之尤痛孔子於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者甚
姓氏胡氏曰恩義之輕重審矣大士學孔子
者也今之太學之士未知有何所見而至今不發
一言以伸大義乎又竊怪當國同休戚之大臣也
既如此三司法從之臣又如此律官多士又如是
未知衆之謂何臣而無國家宗社稷哉至於甚
者大詐既發投繼功遷司徐南以後陰殘呈獻
正言金安節不采高置其以為寶愛之
不敢犯該逆者之談鋒且持陛下仁慈寬
大知不深罪有此引避若於此時不深究此之
人則將來令其後必高家者也伏願陛下
先治此兩人避事之罪仍下諸生之疏招兩府
三司示之以寬大之旨不勝幸甚殿下若遲延踰
日恐既已無備逆徒結絆合其家黨援保衆
以危社稷將未知衆人置身於何地乎書無之

按罪不容髮者新不新及其答伏罪發令
前卸擒納事○持平都良說發四罰司多官
以郤律語語須考引避此條亦云引之也不可
仍罔勾查引發二年不得徵避而去大笑請卿
然行無疑旨后句發○正宜金世屬令旨以
論不參知言亂條同條之引避此難出於論之
宜於何教爲證者此係於刂以乎至于先者
例而逢設乃於判不然查請無疑官不同
只可先清雞罪罰將何先之死大者乎正伏
只傳語大案有請治以避之死尤不可遂我更
計調構二年屬債之聽謀杯死之次請當死
仟無我等以句發達結物論

丁巳十月二十日 辛巳

兵曹判書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
悉悃悶老親之疾自有勿藥之喜勿辭
參鞫以完獄事○司諫南以俊啓曰吐口重
被李之諸請罷決不可一日在職請免罪斥
府殘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右議政韓孝純
三度呈辭答曰當此讎賊逆入國家騷擾之
日大臣不可遽辭辭退宜安心調理速爲
出仕○司諫院請正言金世濂司諫南以俊
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傳曰千秋使下趙江已
久尚不復命想爲非俟又出狀上通事姜[illegible]
等

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午

鄭澤李之鎬朴夢俊鄭瀹鄭曉錫輔吉

尹進道等上疏封下於書○彩安勇學徐

鋐上疏伏以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而九世之復

孔子善之爲武忘君父之讎而甘北面之事

見不於孔子之罪人於得免於王之後世矣豈

其忘讎而得免於天下後世善善之義而請免

於忘君事讎之律也噫寧彿男謀主逆孫羊

甲澄聚黨密爲窟閣咀呪內外釀禍圖殿下

內至神器之跡已露詭於諸跡之據而騰於

國人之耳目者何殿下之危疑露也一髮也尚忍

言之地之豈敢祇宗之按該罪殿下之六百國來而如

也殿下之座忠君愛國者不可謂無其人而不以

讎而讎不以爲爲共戴一天甘以北面於殿

下之聖朝而訴其辜人乎羊甲首伏於正於彿男追

斬於既胥者討逆之義不可得不然而經死令
恩登李氏焉是大舜忘浚井完廩之意也
然而在舜者可忘而為舜之臣者不可忘浚井
完廩之日矣嗚呼上自三公下至百僚下至殿下
之衣食為之食而陰相附恩一如二殿者私相
而相從繼言管董賢之而寵此其之所以獨縱矣
海而死則寧執變忘君事繼言之國哉嗚呼殿
下之位者子之所與而謂臣殿下之位者是得死
於天子也殿下之所祖宗之所托而謂宗廟殿下之所者
是得死於社稷也殿下之德一國臣庶之所共戴
而繼言負殿下之德者是一國臣庶之死人也得死於
臣亦得死於社稷得死於一國臣庶而為二子之罪
得死以繼言視之者其不惶二心而不死者右祖
者安得不為之如嗚呼臣乃二心於下而為天下所
立於上者忘君奮義之士捧書抗章言及大臣而

大必含默言及諸官而諸官括囊蓮(?)雅(?)引口
袖手旁觀甚者或諛(?)其人務(?)其傳或誣其人
得其詐(?)身自瘖(?)群議蠭(?)起有若不關之主
將及於其類者於噫(?)君鑾而忘而宗社而負乎
身謀而殘而國已可想乎古今失意者食沙(?)
於影而玩綢繆者濟因何(?)學(?)矣豈潛知者
姿意懲懷牧馬陰山者驚殺將其後殺至勢(?)警(?)
意圖勢麾(?)黄(?)外色綫之挾貿(?)歸含不能智(?)
者而知也嗚呼不蹤縱影之端而強英(?)法(?)知
潰堤之害者先戒蟻穴也不知愛(?)下以縱影之
端而不以為然乎以潰堤之害而不以為懼乎如知愛(?)
於此不可縱其影如不(?)重(?)慎而不可防其穴乎伏
願聖(?)下亟以諸傳之語夬不安於之惡(?)廣收群議
速撤外(?)郤(?)郤(?)倡(?)隐(?)承(?)受獄(?)等事使中外大小臣
民咸知大義而無鑾(?)誌(?)武(?)至怪於橫議背(?)義(?)

忘讐者付諸王司訂以大逆上以告于王于下以
渝於八方杜絶欺罔保我宗社教下以告令母
子之義恩不廢殺多之饒豈遂千萬手甚痛嚴
於肆娥也罵詈於一天情不顧身而讒剝說家經
磐石高書策陰毀王子再三悖人呼閹懿貞
逢家而不勝雲君喜圍之至僅哇死命至下
豫政府○吾世啓以前令罷吾又赴經筵啓
多少措摘許賞上截決以加貲證害人之大之國
殘之叔也●是夜大風雨雷霆雨雹狀如樓子緣
日沉霧

丁巳十一月二十二日 癸未

司憲府啓曰當此儒疏違入國事艱虞之日在
言責者爲當忘生徇國而正言金世濂敢生
自全之計投引疾病至於再避亦復巧避之狀昭
不可掩請命罷職奪官獻納大司憲李覺分罪
尹讓叔當方在縲絏之中時未判若當此大論之
日不可無長官既是王大事除叔當或收留至叔
例請大司憲李覺不拘常規即日出仕答曰
依啓○司諫院啓曰臣等常見一管通乃正言
金世濂將論吏曹佐郎黃德符事也金世濂性
性奸邪當此大論方張之日以巧避爲能事僞授
本職不許同違既與同僚相約則和言亦託病
不進仍爲引避至登請出不售其謀又爲引避
而今旋又出之追集之後計至此益窮反覆言詮
謂之人將退謝盡之以義之不能形罪邪蹤

當國云云吏部
黃汝修秀等
同僚相傳
與前之立言
以柳希奇之情
將策甚云閱之
如子者也

小註也

擠陷銓官蔑起開端于後情勢毀貶無餘
當此之時如彼之人不可一刻登諸仕版請亟竄
黜以安朝著於此終亟○幼學徐為甲上疏
曰伏以聖遠不幸遭此喜爭之變主上孤立於
亟之上大臣不附皆懷畏怯自掃男之面西
宮投矢人情洶駭國勢岌岌畢者皆曰大臣不
能秉大義除其根而以致殃彩餘之禍則豈不
痛哉惟彼鄭澤之流相繼而起皆大臣亦有
負自何能以魯諸未下為言不動一毫及李覺之
之避亦無一語其跪固在不赦矣至上以母子之
恩不能容諸於其間且以諸語下于托其家
痛不自安之意溢於不言之表雖舜文之孝
何以加諸堂堂一國其於之謀讀書安敢將以裁
甚爰見三大臣力請收謀乃復以其狀眼談尊
亦見其合於理也爲大臣者所當不待辭畢亟辛

廷神以亂氣為之事陰主凶賊者障黜之事自
大臣行之使宗社得安於其手而聖上不亮不
干其以全私恩情死之勞於者也首相無自
歉退抗而決絕以諸臺論大臣而欲論戴於後
乃於堂置右相錦李純辭阿欲望一向以爲不
能出為辭原任大臣鄭居行抗以爲不當人事
不為一語以無非行推於主上而渠等以免首
事之計國之罪大臣何以彌縫為之用也今之此
亂是何等大事而乃行自據其矣而陪君又
於而家之地乎今日之天大雨雹仲冬之月雷霆
交作上天儆戒以示大臣失職之怒臣等雖之為
可不懼哉而自歉為殿不行辭職宗先王之德而
棄君逐去也又有此大亂藉陰謀設逆推後謀
害其孫過天天之所憂乃為此人臣以不深死
自歉無以答天意而至感也李純更恩而行

八十之臣有何所冀只以諸逆者之誣惑其心
逢四不出破裂於此殿下責以大義只深安孔
不出乎彼身所聯聯之親亦且欲望其罪
有甚於他人焉亦釋此不允只何以齊衆心
乎如此虛之類者從巧避境了大事定於此
伏願殿下亟斷以王法置諸鄭兩者於重律且
置世瘡於諸竄亂之中使大義明於一國邪說
絶於中外然後宗國再安寢郷靈長只當
亦之孝養著於肖堂矣臣茲安危奚在於
呼吸至上句不逢雖下賢德陛請英閣
上以預之意下以康國步人事陰既陛以固祖宗
之業不勝幸甚 答下諒所啓○傳曰考之司
勤國家轉授此時大也不可引入違不出仕者
以輔國事右相豈違史及諒之○錄諒政府
自數上劉彝錢爲句彝安以彥錢○司憲

府司諫院合啓曰請傳旨而許於該曹回
啓之事也以其循覆之意言之實非廟堂決
難承當故該院因念亂擬之重大且拘常
規下于該曹該曹不敢擅諾告于大臣大臣以
以己下該曹之故亦不能徑自擔當以致大詳停
滯之弊無地該陵之嗟於倚面以强大事之歸室
矣請亟命承旨改司各承旨推考還寢
章查下廟堂速令大臣[illegible]答曰
依啓命承旨推考○辰時[illegible]動巳時午時雷
動電光未時雨雹狀如大豆

丁巳十一月二十三日甲申

驪州君李志完卒。志完尚毅之子也。嗜利樂。頗有文藻。勢浮沉。善營立心行。已無一事可觀。醜嘗爾瞻孝婣。以其女妻蒼璘。人皆鄙之。〇竄正言金世濂于郭山。〇傳曰。前後傳號以下政府勿拘承傳頒議以啓。自敎止劉曰。伏以諸疏下廟堂事啓下。臣本無學識才望。輕而適會乏人。備員以府臣爲主張。選補廢之。國史記之。其某也擅廢之云。則非但淨累於萬世。只緣亦無學聲稱之義。矣聲明亦無冢臣等擅廢而不救。萬々聖諒。亦爲名變之說。亦未免嘲戲。今若以此事而曰後或是請罪等者。亦難聲罪而不請教之說。々領府事臣李恒福。左議政臣鄭仁弘在外。而右相臣鄭昌衍杜門不出。今右相臣韓孝純

並荐有日大臣之章甲於臣在京屢勉行出如此
奠大奠量之事望能於自羨癸丑年
問諸大臣語辭時臣亦隨條其事有父離不
蔡等語明不可多德累得也須年李元翼
救遣時三司以為翔述本安此以司元翼惇
安云惡名於聖上故元翼雖康子年同置
忠於殿下之人而於且不免謫竄以去中外之人
皆言聖上之虞舜之行者不能仰大聖人之
盛德也以諸疏之言見之則臣既嘗參於癸丑
年間大臣之事者竄而乃貶竄之人而參相職邑
四年始乃去安石常見讒害傳聞及下吏語者
則可安等事循例為之臣死為大臣嘗在先
朝見大學術蒙張九齡 勤易移時有臣不敬
章惇之徒乃是擬死不章之言真同秀美之
安惇於故九齡 嘗亡以官書臣字甫輝若易

之罪是教人以逆也因料此事與此一讖照武致
亂不知同歸於盡後之讖至此尤大謬疏汗漫
難不詳記甚實無有之事殊堪因措不知
何以讖之其後乃可以啟人以篡主韓於天下後世
也如姜氏武后事不知其果一一相類而云迪
帝時楊太后事以是為安豊是可推論於聖明
之世乎若以張華以為宜寔啟寔以金繪
如此則是如有人多寔之從而已王是其貴者
至麼後之朱熹修綱目取董養之言書之
於後果至五朝張華之事真德
修大學衍義略書以董養遊太學升堂
以歎逆斷豈將以何為乎至人之理既滅大
亂將至矣真德秀訴以至於姬后公羅應學
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物識此讖者何以知
大亂之將作也云々不可據以為例明矣張位以

朱熹以李輔國之殺牝書而歎其張肅
宗爲賊遂以長史代宗爲陰利好不釋其
時國李嘗遇焉而贊成之也楊綰傳亦無言及
張后之事未知此言出於何書也闕后如爲殺
帝之母中爲廢帝立此綱侯終爲此綱侯義
論又爲立他人其危懼之事至此而司馬光贊論
通鑑取國風采以李泌之言而書之以其贅敗
帝爲殺寧之事之會謀於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言之黃泉奏如望惡母其行爲而
湯德施威類秀叔義讓之義後修子思也
德義之令諸閣新誅太后遂立離宮爲其辭
生殺不爲不虞主上將何以至於天下乎宜
察其爲逆今奉太后奉辭歸觀如庭
以璧至以以爲人望李鄴侯正顯陳之時年脈
帝爲之云其材國風采之言此但不豫又張后之云

亦可謂也已陳瓘者惡之言亦是不為之言也
然神宗之事身後以空言貶置之事而已者
每年寒食祭之亦猶今日可挽之事也況法諒
徒諉爲在於主朝自壬辰以後我國凡事
王朝無不吐發況在當世丁應泰誣構李
成樑等誣黨亦無稍有存者而中我國之
有事皆不無言者之主其驗中恐有詰曰
之一致則大抵皆取所受聯同天朝之人志形
吾言之家若棄此機取不以為萬為足也為武
王臺蔡真陳秀之言者皆可不懼哉近年
遂屢譯官不送於天朝是為先又遣言題
也驗中有輕弱之情言之氣塞又鎮江遊
驟可畏之言不無所見其咎於鄭某曰
告天子者正以謟賊拜之尾而生事於吾手
中也伏願殿下臨事而懼深思熟討焉臣

雖亦懷忠君愛國之誠而不在於疏遠之下也
然言見為塞於納言黜於無益之地亦不能
自為之計謹擬於司馬光朱熹意直其辭矣
等諸人之言備此先為獻謀此乃至重至大
難而難變之事疏者以推後九臣殿下亦知
人情矣以近日所見言之另推後者恐九將也
定也若臣孫居安雖加黜戮亦所不為
請大抵其敢問宣宗不知誰同於李經綸鄭
仁弘勤思術錦等往尋且屢收達徐學變
之而有為國家教善策者亦年之自然達
盡達之大富之度富此亦陰既極一陽來生
之時富如之聲如是勃勃猶時大寒將過
之甚近古所無荊南十月之富古今僭說現
今至月之富自當普渡於達向陰霧之中乎
後不審生而有所言然未知於者以為後

黨中號稱大學等者我以皇天之照之於
照等之身也如照之於人明匪稱不能窮理
陰陽陰陽最好為用彼紛亂策免攻卜
宜合事宜狀之爭命為先童律是照以
參天德照之將帥不請已讓撰天聰詳慎
律總死死死死○幼學李瑋上疏伏以自古
帝王盡遂德為難必有明以同德之士於海觀
為之其深謀嘉策靡待帷幄與同存亡終
始不武武姻強武出處周旋夙夜以續締擡
者史不絕筆如漢之馬援唐之長孫無忌是
已照不必盡引且以我宗朝事係之並傳金
盍幼弱謀務國家太宗大王興師定社其時
元敬王后之娚閔無極無悔兄弟實佐其盡
魯山雖幾殆潛國不軌世祖大王惕發靖難
其時韓確鄭麟趾俱以將家宗勞佐翼至

今班班在人耳目炯感之有關於國家擇此
而若今者宮闈罔測之變千古所罕欲振璽
國人猶急駭東土一邑半是右袒之率辭
至風塵之變莫無倚逢陸棄爾寔行俘
霍之事迫在朝夕聖上單子孤立於臣民
之上不得以者尚有姻親之相壽自報一人爲
松齋舊於承宗李角稱之人或免或娘
家與君上均其保感國家劉朝並思除
秋之第以報厚恩滌澤單之賊也頌曰傳生
八人達上覽章大家已著不回中止自致難
有雅論之路敎其待死之辭尚存餘地可
以貴其拔顯矣李角曉以請書告官於傳
疏屢擬三家極陳秋奉不可不除之意亦可
謂是人所少之貴談惟柳齋舊於承宗二人所者
謂不知陰秋根底之爲顯著而一味退縮如秋奉

矯歎望成敗寂無一語並恐惶焉夫三字
廷云會為此大事之外有和好之名臨意乃
不肯歇念以差不審覓伏願殿下毅論二
臣無目耿膺聽會諸陰難以安宗社不勝字
甚至下諭詔付○以章光業為催擢李汪
為正三品金耶為持平李大婦為尉擢字
李益婦為直擢字仍大鄉為同尉承為大
衙為人益特百息與備不父其父其父守令以不以
子待之妖事有屢隨拜信以群守多作奇巧之
物交結宮掖所為無道從可誅起崔濟[illegible]冒之雖
迷迴願戚至有承旨之命李立威行

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乙酉

政院啓曰議政府舍人柳忠立以門將來言
曰封下傳疏九度昨日承旨後往傳于領議
政壽因欲更問曰以日已晩欲議往傳于右
議政云云即往右議政韓孝純處告以領議
政之意問於可右舍告中樞府啓禮不
敢開見云云又以此意回報領議政問曰數蓬城
府院君蓬萊府院君皆在大臣之列合其
司錄所往議左議政實不可不隨送一本封
疏開拆使之傳書事稟于政院爲當且其
傳疏始還者云故封還政府權中云矣傳
曰此還予所知也予甚不幸又遇此變不忍
中不能知也◯幼學金廷寬上疏曰夫逆竄逆
賊悖男之女逆孫之母而負此三大罪於宗廟
社稷其罪外今其父摳挾疑亂以謀不測其三

曰內擁稚子以窺大位其三曰詛呪祈禱迨亡
不已以危天體此一逆魁之甚者也罪不容於國
人所誅而處下吏以何惧當斷不斷放亂大安於
他日也諸生之章曰澤帝某也所某事處帝
某也誅某事是誅而沒也誅一逆人實私宗社
以謝國人則有何礙於天下後世乎是不待古
之事而行之者也此聖人所謹春秋之法矣六也
有司之人殊不知先儒以瞽瞍殺人皋陶之說
以殺人之小事乃致之法於天子之父況於欲
社稷而謀大逆者乎是所逢惡去獄之理援比
而殺矣六曰大統之黨爲處而無黨處亦不殺
宗社況於爲祖宗而黨處者不可緩於百無慮
延歲月使俄獄棧也是何事件也節逢處强之
人爲立爲矣必擇忠良至誠之心興謀大事以去
大處處亦何不招李甫煜李覺許箱李芳儉全

住犹正等以定大逆也伏願亟六憲於此五等
亨亦涉於亟下又定大綱慶尹寬為廣人門
於黜送安置因守使浚逆之徒不殺宜姑從
顯厥死以法誅之於後告死中原以宗社章
甚國家幸甚臣下請洞討○修撰學李大
烽上劄子以陸大甫瞻為大提學兼欽春秋館
提學李惪春秋館堂上之遠亞戚兼口六劄
具惡亟請變仍傳曰此劄子下該書曰孤○
幼學宋永緒上疏曰伏以國家將絕人情內
潰大逆之變七翕二旬為人臣子者以春秋之
義風討逆之典以安宗社宜無不可大小臣民
廢下出忠者拭目傾耳以待大亞之令何圖大亞
反懷遷就之心私劄之辭極其為說其以旁轍
不道者何指甚趣不道之為人亞之極死也臨漂於
不道者是倡大逆者其是不道哉書輒之輒字亦噫

此非衛鞅渠子斂侵李甫楊只是常有漢賢
臣竊謂民具爾瞻之詩行侵許籍只近去之劇
有何許人如許事之辭此渠平生伎倆而今只
乃侵及於君上豈不悖且悖哉及僞疏召汲
府只不乃出令會聚百官而乃敢先自發降
其劇中之辭臣不敢悉去忠也豈丈夫自下走
除狀牟不使吾君干預其間者乃以筆陶執法
之言之之豈諸武之所不世以俟聖人亦不易斯
言也自欺何人乃敢以滔謀迷於天聽而能合義
名納於君上其所恥而畏矣竊惟自欺性同射
貌行為禽獸平生所事唯以罔君背國乎
意務取寵先王積破惡名只不能快示其謎迹
書投矢妖言將起只弃去而自免之計西寓
告家皆不赴只稍往顧自諉而張事此三
者人有其一亦合不誅剡兼而有之亂臣亡大詐

之蔑一味退抚百般諉過其情狀彰彰在
甚遂致下流亦不殊焉可惻而不討王章為此
何以立主威而弭國難哉亟於有變太后自欺
為此筮無欲將而殄亂漢室權閹國柄締結
武弁偉器從以於禦衛之中而太后從於帝
尚其手下尤無求不請黨羅色攝閣如自
欺仍產不致偽正孫衛強淫甚不集以挾西
宮保衛其忌已視太下人以威以不懼威下於
東之故也宮西宮之惡言之甚也埋諸山陵
究及杯土書誦肉片以行厭勝以齊遠於先
后矣乘機進讒鴆下嚴之毅徵旅志於設
子孫以捶及於宮親美顯呪宮廷累歲行
妖祈天航日豈宮萬端以欺條於屏彰矣
外挾梯男交通藩學以至汗出常金君房遂儲
風飛異於宮社矣潛帝養徐謀將賊黨遂入

係中結援犯上所突近於至敗矣豈如古來
妖臣作亂之臨未有不然之甚者為人臣子將
戴一天所恥孰甚焉自戕乃敢擅其家屬
不形顯討自戕不言所大義亦不得行其
五二以斷可知矣且臣之報著以其忠孝
為君之臣有以叙家聲而有雅經者以出其
亂倫之自戕首率而倡行此義乃求以取其屈
辱乎臣以為自戕雖行為之不如用此服物如臣
竊以自戕故不違近時月餘令其志之懷得其
餘黨翻上所且者殲其黨而後乃肆其兇焰
勤徽聖而上於未悟此臣所以深望摧者也
伏願殿下先舉自戕者從擇翻之任而又令
軍色特出從擇調以掌之嚴宮修備並國憲
咸仍以臣言示之於司司司如以自戕為言
死於律正誅改擇賢從處主者開其利

濟艱危以保社稷不勝幸甚啓下議政府○
幼學金陽龍上疏曰伏以西宮誕育醜孽
之比也武后是中宗之生母故人猶以告廟
殺之為萬所寒靈此事何如嚴懍而畏議
孽生一至此極亂況西宮罪惡浮於古先
妖后其埋凶詛陰內書后諱一徹勝先靈
咨行妖術而欲害醜孽所詛宮內雞狗豕
豬狼藉痊置妖咒萬端書著於宮人之
招至於外挾其父內通逆孽賢多出銀帛以
資華甲遣入倭中結援締謀益隆之讒
仍謂上國為計通天之惡罪在難逭而一國
之人尚昧萬理猶有顧惜之念豈不痛哉
伏請下政府將大妃西宮之議而亟賜自裁
臣致遂前一向遷延初則之事有者輒不遂
之語何得不遂者乃是下犯上也使渠為此事

吾何能分之死而强自不道哉吾志斷之而
書矣參當之後啓在大臣不職法史之官具
戮班之自縛乃赴以此事居之而自免吾死
無君之罪昭著於是此而不戮何以明王法
而伸大義乎夫大君者國家之根本而君上
之股肱也自效之斷見如是李純之退托又
如是國事之危急已爲十分地頭不知處以
誰與定策雖而安社稷乎伏願陛下亟除自
效段卜復又招草野危言讜論之士冀諸
聖圖治望扶社稷虞危之禍哉聖下誅逆討
○務學李㙖韓龜書等上疏曰伏以佛男作
逆無狀明示諭而李子者國爲虐佛恩討而爭
而後逆之後自陷於無君之域迷而不悟居轉
不已者實由鄭仁弘李爾瞻輩力主討逆之
議爲杖反之後以來勝於他日不恆其身之

從逆噫亦不出武弁之手其以臣欲去討賊者
務為傾陷之計諸張燦武煽動騷鼓
怪言畢於居恒疊出以聖上為可欺設
一世如無人而欲使厚壽惕於衆心然後快
於其所為南人之志可謂畢矣今者法傳達
章儼請雪冤獄根而大起嫌南人之謀其
後不敢主張之而畏南人之憚其終惟事
嬌妒大家既發而將止國是哉定而是滴
南人之於君而後以之疾矣左右歸孝純
而於其之國厚恩萬萬沐浴請討死生
以之而淫邑南人之魁豎主其謀既知士話
之將發禍亂入告宮告掌朝安逆賊發
下既以傷跡達入為論令其意出於宗社之
責已惕於其身嫚頑於堅臥無處出之理人
然足國事之孔棘至此地頭亦不勸念其所

可為乎何事不可為乎無隆之巧逆大事故起
閫端未安非此輩所能可勝痛哉無隆已前
蔑之情也君臣分義之外又有姻戚之親雖
有後黨之以豈可含員殿下引人言前嘗
掩蔽其情故終生嘗危可怪也嗚呼諸儒之
疏皆引春秋之義以聖上全母子之私恩而
一國臣民亦共棄仔之其事不過減損貶削
以示儆絕之意而已南人者流乘疏之未下爭
從浮說或亂人聽聞者不見原疏爭以致党
李武之論甫宗疏張之事當出於今日大臣
三司準儒一時退抗皆出於是議疏之下者下
矣夫行非常之事豈可擅自本國而乘之哉
上為天子何敢窺伺爲風亂伏願殿下亟使
迎侍敎諭終母不起則歸享純后君爲國
之死至此尤甚今陵詔獄以爲君之死斬

首大將以示家廟乃發譽南人使不敢開進以
不勝嘆甚且特召大臣三司六卿東西壁議
定可否已達里外于祀鄉以緩秋奉以安宗
社不勝喜甚啓下議政府○大司憲李蓂
執義林健掌令韓泳姜燧持平金昕鄭
良弼大司諫尹詢司諫南以俊獻納李挺
立正言朴宗胄李彥信合司啓曰寅殿自上
延訪于臣之所而安府至處之事於後云此
固係例也且諸儒之疏既下廟堂則大臣所爲
惟守政府議乃議處議而今日大臣來請寅
所持議此事者係干所不爲者於事終殊
極未安請令大臣云于堂議而處置矣
以後至○答曰議政府付獻劉冬雷之變
寅曲不得豈由大臣勿辭察職○鰲魚操府
使君李便福議曰臣八月初九日重得中風

身雖不死精神已脫瞻天望雲分死自決
今垂半歲當立床禱凡千公事勢雖卻
對此事國家大事付託未絕以聽以存乎
辭而默然守己守不審雖為敢下畫此
對者君父之前非堯舜不陳前之以訓
虞舜不幸親父囂母常欲殺舜浚井
塗廩危逆極矣舜猶然恭順而不見其非
已不是處也諫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故春秋之義為親諱言毋之意既為後世慮
者是不知也母今尚以幼子治國家一般之內
將見漸化之望此言實不可至於經綸之
下亂孝子之道修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
乂回如孝慈至極之渴望也〇左議政鄭仁
弘進議于議政府以令台達以大許詢及
蜀黨盛時有矣第言老臣望可底行經

亦有不拔之義母子有不易之名二者各出
甚適於後而無後悔伏聞今者廣詢群
律取十分是正行之豈敢妄區區之望
餘在官以律又以書抵角膽以讎言不共
天臣子之大義也故春秋於莊文而善書
逆而不之親仍書而昭逆之甚絕之深矣至
後漢光武出爲后於園廟漢遷之地請勿
附竇氏於章陵故胡氏譏之等不討兄
而反上躋此諸義之臣在死不得不言也將
而西誅亦春秋之義也竊嫌謨作咽況將之
甚者也畢竟思父之義未學於嚚徵之問而
大杖之走固忘於謀盡之日使不得自聖一
宮園一國臣民不共天之讎也然豈無外
是人君之大處也君與母子之名義出於天而
不可易者以嫡王之體天亦之矣同三子八百之

過式
領

家誅殘賊一夫之殷紂而伯夷叔齊擬然將
立進叩馬之諫而不惑者只情此名分故也豈
聖將其求仁而得仁實以此也聖以之定此
者豈臣民詞不同者在此緣者之存聖以情者
而今亦在此耳聖筆於義文延王之分義豈
加死之辭光武於言猶不遂宗廟而將存國
廟之祀和帝不聽逆臣句附之情以此寧言聖
明之實此真有其道也第未知今日之所謂分
雲分府院之官豈不官朝拜豈不得形一如
二朝兩君者何哉無狀之見以為此等規例一
皆得廢使為二上二君以示一國人不其之名分
為將不過武賦之戒於為分有一之中只今
一二忠案之臣鎮軍守衛嚴出入之禁杜分交
之路一豈大內同而得為受嬪后一婦人特宅
遷帝一介人覺仍得保全其終始此豈聖

華之以書迎于光武之點宗廟存園祀和
帝之不聰逆陰之情若後一探古今並稱爲陰
民不共之家聖以覺無外之德莫非可
不知將無藏於天地之大也無收之陰縮在臺
外事勢之如何與能之所在偶未詳知以振
跡愚云見微偶若此惟請以探擇備

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 丙戌

傳曰罪人金世濬令攸吉事押去○傳曰頒
胴劉子封下云云○館學生員金尚夏金
克修崔尚質柳震楨朴愭李傳業李弘詢
柳昇吉李學涵李深進士崔光弼李善徵
趙元規金大進河仁俊生員鄭溭辛敬業柳
夢男李乾元羅萬紀蔡有濟進士呂應紀
生員李德成鄭爾立徐光之呂寶生員非徵
弘詢呂後望進士鄭晟周深生員鄭漢進
士丁駿生員辛弘業申景涵李光業幼學
李榮久趙光亨李縱朴瑩閔潔閔濟李
震瑞高大宗金慶臺閔鉞宋大慶金有欽
非鄭慶生徐鏡金挺國宋思誠崔屹琴大雅
南倍徐尚頤韓志業琴大進申澳金致禹
金鐸朴後美尹事殷朴宗彬韓晟李渤薰

遜弼金㟑馬從卞張應翰金允恩金弘恩
李覺李光哲崔準韓璞南恂任恢任㥠金
璥梁應澄朴彬李好謙南澈權以伋李光弘
宋錫祚金賜權德興宣方憲鄭應善李
廷冠任徵之鄭周翰全弘辭李松壽尹之
佺金時敏尹震鄭時賢李誠立金玉章晏
彩揩韓天挺鄭士吉韓希方康載方汝澄康
轍朴用賓朴嶸等三頭口臣等啓伏以夫西宮
罪惡言之慘矣嘗信妖巫要祝詛仁先靈
埋骨於陵上辱及泉下書諱肉片散飼鳥
鳶其罪一也欲貴子孫謀行厭勝狐骨木
人布瘞宮中潛引盲瞽誦讀妖經其罪
二也當先王違豫之日外結永慶引爲聲勢
相倚陰與逆璋締約移傳神器待孫長以
亡授之其罪三也密教悌男圖東大君爲奴子

子舛名流行鄙署以結援意之用其罪四
也左相西鄭仁弘攻斥黃之躋入殽生奸以殆
柔棧昌揚注御先王屢下黨於戚國本之
危有為引發其罪五也先王賓天之日竊存
遺詔托子孫於諸宰臣共保護其罪六
也聖上臨御之後巫說詛呪累案不輟鷄狗
羊猪之今修接奔宮庭張皇聲勢於
戕害聖躬之後已其罪七也教誘侍男令
結藪孽毀之連交武士欲乘邦家之變謀移
國鼎其罪八也倡出不測之說橫誣殿下室
言於其族至之逆孽擇入魚撤之年其罪
九也多出帑金厚資羊甲使入虜中結為外
援立孫之後欲背上國其罪十也具此十大罪
雖呂武之惡無以加此殿下尚以母道待之一國臣
以世係為之殿下舜文之子雖得罪矣可以為廢

社稷是也一國之存亡係焉難可容以如此大罪
其所由來也人理血塞邪說流行環東土數千里
之中吾左祖之靈無從之禍在於呼吸之間下
能保私恩辭下不廢致渴三綱斁絕九法淪
喪以此為國不亡何待今法蹶已下至計於統監
等請以善秋之事法律正斷於一國臨傳之
郡撤去分離傳布其獻納渴一切停止廢下
召以應合情遂保其善終仍以稱如也折其
文所新以絕罪所行謗之論是為今之急務
也伏願殿下亟召能紳從長議定安宗社
不勝幸甚昔張東之等後三年宗宗儒殺
寧以不東之等不棄中宗者法其廟必竄誅
之今於春秋之義亂民於中宗有鞠育之恩
大義所在無小低借況無鞠育之恩者哉況
之惡為亂哉自數以首援當國其此大義

嵩沐浴請討之不啻乃於儒情畏忌云設
逆首不能廣收庭得反時正刑至以向斷
而斷策不取自馭無以寧國是伏願殿下亟
正王法以紓言具係千萬幸甚答曰省疏具
見爲國之誠予甚不予盡發至此卧而思冲
不知所爲大抵難以收拾休煩而又至不諒汝
討○金廷亮宋永緒金瑞鵬李㘥上疏封
下也討○領相立啓曰執上刑之逆刑法當早
推調○傳曰長湍府使權縉女子淑儀宮
之事言于該曹仍傳曰嘉祀前殺官以爲
任官無窮任事言于該曹○以丙司啓推考
將肇子傳曰大臣自當知之勿推承傳○大司
憲李覺挑筦林健掌令姜燧韓詠持平鄭
良沉金盱大司諫尹訒司諫南以俊獻納李挺
正言朴宗胄李莊江合司啓領議政奇自

戕性靈滅心術詭譎貪饕甚紛瀆亂倫
常憑藉姻婭之勢竊據名銜之位以虐黔
陰險為手生張事傷人害物罔有紀極主
謂主先臣致不至如殿宗先王之誣不能除下
急擲投矢之後棄君遁去人民分崩至此極
地為亂象惡握數難為唯此輩男之樂禍要
宮之禁得家拓合符辭狀無窮食土會是熟
不恪恃大家淹蝕正論堙塞何孝萍野諸
偽奮忠出氣逢上以詩語去欺根此識在天
知謀要廟堂招集百僚廣採公論變執常
之家弼不得之主上以安宗社保君父下以安邦
戕之人紀此其時也而自戕乃能繼細破望圖名
後禍傳德一下決言宇拒諫書生謀以自稱越
祖以犯者輒不逞之罪致不測身將先戮謀
以立後逆辟煽之熾又於唯其能因畀安之下官

勤乃收錄於閣庭有所承之宋載斷無詐
此猶尤可驗也然等伏見其劉中有仁甚也
擅廢之云孫亮曰然予者孰之討逆云以為
深矣孫乃擔荷乎先執邪孫峻綝輩妖孽
助之勢深之所擅去護逆也又以登丑年間
諸大然戮之舜時然與隨逆其中有兼羅不
甚等謀出不可告復之志詐也云此等陰黨
等故逆黨君弑詐以自戮尚守惇深之見
自陷其君之死至此不畏於被逆而畏於人
君字又以次年季元罪被誅時三月以為紀
逆本其此以為元罪者惇安言惡名於聖
上云此等又不然將使聖上終於今恩私自章給
者國葡羽諸臣之言也一概後總殺以為宦為寄
貸家跡於樓故本不除等國已然此之日了
理之其為不同者也為自戮信而元罪反以其

时言獄之言為證而將沮之其計巧矣又嘗言
先朝只大學衍義張九齡當易樹之時至正
不敢推鋸之説云此乃玄宗廢太子瑛之事也
有何敢比於七夕而形作為頭諸侮吴君又
其引用不近以之事隱然自張至以為極悖
矣且曰百官書臣字肅拜若曰之則是
發人以逆也云信如此言則武氏之朝張柬之
等因當稱臣矣及遷后於上陽也果以淫邑
事之邪教人以逆之説真欲陷自為逆者也
又曰如姜氏武氏事未知果一一相類否夫姜
氏與弑魯桓春秋不書氏而絶之武后戕殺
主母黜帝奪位胡氏以為柬之等當數死
廢之而賜死中宗不得與焉而不能以大義討
罪人也今此因而歸結逆狀狼藉既浮於此
戕姻況宮中謀害聖躬罪甚於黜帝壁

賤先后行也陵寢狀慘於戕殺之母自數
而欲反以孝不類者於何意之歟又曰言肅帝
時揭太后事以是要發云諸儒之疏於聖
上全母子之恩引張華援漢成趙太后例上
欲貽損而已那述以今日之事擬倫於揭后
也董養之意以揭后黜昧設廢故發此言
然以今此宮闈之變亦可謂黜昧乎自數
添入綱中而不用之意歟尊君上終引綱
目及真德秀之論思嗟惑家略之所忌其
爲君設逆之心於此益著矣若以張后召朱
意以李輔國之殺牲也而類真卿未嘗遂野
揭綱亦無言及之事云摘肅書肅宗張后
謀立越王輔國以兵衛太子急召后為徵代宗
已立群臣伺肅宗廢乃殺人殺之綱目之惟
特惡輔國而書之非恕張后也況書張后

楊維自肅宗至德宗以中書舍人為郡吏
部侍郎專代宗朝為劍刺史不拜
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甚在郡
分明當時甚有異議唐史無書之史無所
出只二人在同不爭按此可以自歎於千載之下
耶後張后之以乃後兩宮之說也又曰陶后乃為
穀帝之母中為廢帝立以口微得為又耶
立代人司光馬取周鳳語李郁之言而又曰郁
上疏陳之順帝郡之甚時周鳳之言非但不死
又非隱之甚亦可尚云當陶氏之遷陳禪清
廢帝郡隱之圖周鳳之言雖乃不廢陶后令
立幼弱討不成而先敗北王積謀縱惡那妖
咽呪之事也是故吉德帝以中書豐政於家
擅權北先王之令典之星為深意守侍敦
乃移後其寘跡以將周鳳之言而比之為耶

宴群臣於觀風殿之言又見於此矣又曰陳
瓘太函之言亦是不辭而爲此言云指宗列后淪
寧定于漢韓忠彥等皆以震之陳瓘以爲亦先
正名宜句太函及後當廢庶競自毀自致
安知陳瓘之以無累殊於不廢而曲爲之證耶
此所既歎古人之以又歎廢下也又曰神宗之事
身後以空言變置之事而今則每年寒食
祭之亦既久而可擬之事也云方其宗社之初神
陳已蕪薦祀之事以此豈知如是条諜之此所
寒食一祭亦不可得也又曰諸傳往往書其
於天節不得丁應泰趙橋李成梁孫鑛亦
皆於有存者亦是所自致於借天節未能之
事退喝君父尤極爲譎臣林宸濮錄初來之
日自敎力爲應作之張其於清亦之謀擅塞
不泛及之乃亂郡縣之事爲發冢之資其亦

慝矣又曰荊南十月之雷古占說宴不虞生
必有所占云交冬雷之應發在大臣史傳處之
荊南之雷蓋賊援兵師之時也深身自勤
之變及於內之於國家以致寇恐動之災甚
為矣眾之一生所已事君於一視而內自經綴
於司馬光朱熹真德秀等諸人之意形比
說孫云真所經詩書發塚孫門讀佛書
自說曰此國遇天亢霓當明自撰之籲敬
但不過之言熒惑群聽週遇大帝甘心在
祖切懷及面甚忘宗社曰君又之死不可不
依律正刑於先絕為國難安寧以快神人之
憤若言官曰此對大臣[illegible]之輕[illegible]林[illegible]
之弘文館上劄論奇[illegible]
時大臣蓋可輕[illegible]林炳[illegible]之功○為頭改不從
以府領孫以言而自說先正劄說孫仍[illegible]官

於孝堂使名以徵鬱葱城府經歷李性福
左錫以銘仁阯儀及扁孝堂也足上御筆
畀錫賜賞議伏以古昔帝王垂人倫之教
者無如虞舜孔書教之道於六藝莫如
舜嘗其嚚母嬌狄於褒舜者而誹舜
恭孝子戕而已剔股孺之之美此至所以為人
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揚著
於國也民咸仰錫類之至化而不幸違位
人倫之教群臣於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
齊美帝舜而乃詠此無窮之事也竊惟
寫伏聽聖明建法虞舜克盡縷孝兩宮
之間和氣藹然以一國臣庶咸囿於仁孝
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今當欽詠善美
懷徵之言不陳所懷豈負聖上洪造而自陷於
不忠之死矣倘蒙聖明不以人廢言特為推

擇死亦難第死亦無憾矣軍器寺正金
德識僅一片愛君之心其孝恪彌篤則矣
一也愈知其先强諫乃以學校張本至道
於後而以有辭於天下矣抑於後世伏祈聖
覽求古人張本學校之道者而爲法律聖
學益大聖德益隆焉清風君金權謹納
君無逸微也尊君之至誅終始全恩聖上
學校之大經千載之後無辭並舉其是遂
之綱也行將果權士恭謹以爲天下之事變
常爲學校難常道人皆可至於學所
非修道者不足以與此況肉食大臣謀之於廟
堂所非公廢小臣所可得以妄議也以爲人君
學校事當法聖人漢唐以下之事不足法也
古之聖人盡道人倫之度而不失其爲聖者以
其學校之得其道也而能得其道者亦當其至

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道也今日之事惟其新近反覆商確參請古今酌其輕重變之務合於天理宜於人情無一毫之未盡然後可以無悔於今無辭於後世固將於古聖人變常之道而不為後世徑情肆意之明矣熟講而審處之常甚行之勇李懷孫孫書曰無有恩非乃有過無有害然乃大公事未有不成於害恩而毀於不害恩也能害恩以事無悔不害恩以事無有悔是故以天下任朕許讓無欲先察人情天理然後可得以安之道人情悅察其可是天理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察其可是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於此甚大至難變之事如不察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不害恩也其關繫甚大不可不慎也

大抵人之心卽天之心也天之所以人之心也人心順
於天理亦順人心不順於天理亦不順伏願熟察
天人之理無殊從其人情之悅然天理之當然
於大舜能伸洩冤者矣聖上侔大舜之心
行大舜之道於神人之喜抃曷勝言喻乎此圖
家之禍也臣民之禍也伏願於追察之又察使
聖上體念從事之陞甚甚默點管官北不
知識以於當生祥吉於當死不思念默冒昧
爲死而敎除醫從知事李時彥孫台穖已
極精神全表抵死不念其豈雲君之辭已
人臣奉君當以其道惟於聖於情勢經史
廣詢臣僚變出其宜不勝幸甚於該
軍案萬爲孫此事以號爲理上十分痛冤
青在廟堂處置宗室漢陰君傳孫無死
病中命世孫夕惟幸折衷辭孫終死矣奚

尊西平守應諒未詳字望何敍安諒伏願
考諸經史詢于元老千載之下得無罪諒
洛原府守世寶諒年少庸愚只知孝君
不知其他只願欲達從士大夫忠直之諒與書
正郎吳允諧諒叟常易叟遊雖惟在庭
壹情孝傳記商量善叟近原府隱君李
光庭諒惟在廟堂熟諳六善叟克盡叟
安之道郎戶曹佐郎金尚諒欲於叟
安之際克盡其道若孟子愛君之至情也
金尚容張曉沈詩諒惟在廟堂情若古予
熟諳六善叟之金瑩朴東善諒惟在廟堂
熟諳六善叟之判崔濯權鼎諒惟在廟
若性陸善度之司饔僉正尹縱內贍寺正李
舜民王灣金近菱等諒叟安之道惟權
輕重使令於叢六而其斷六於之写在於庙

堂矣刑書正白旗帖讀惟直詳明于宗仁堂
臣廣詢於博學鴻儒擇其老經熟讀明
辨終於慎厥與爲司果沈讀讀惟直
廟堂更加禮重然書契之道而已矣常
寺茶草全地擇讀惟非常之人然書非常
之道窮仰廟堂之上必有善變蘇東荷
矣錢風必死不敢言喙李必守讀惟在
德大必博老經史廣採以讀熟讀而審變
之李时岩讀惟直部逢博孝古史清宮究
學之善搁善統學選等讀惟直部逢博
孝古史熟讀而善變之部分承若睦長欲
讀惟直部逢參商蒙理善變而已承交
旗知法意讀惟直廟堂更加禮重變通
讀通部承文爲正學鄰良那讀惟直廟
堂博孝求典然書變通之道而已爲日呆

趙國賓議啓代於國是者皆是知義理
而義理所不難處也微臣不能言於其見
議國家若大之事惟前後陛下擇而從之
善處之耳今至事議惟前情者經史
而處之得宜耳而渾議惟在於達情者
陛下得其善處耳行法軍郡文字
所以求安國趙爲輔等議天下之事
莫難於處變處變之道當審思處
之輕重惟在廟堂裁度若亡李蘇者
議處變之道但古今雖有不同之事尤所
難處也善處之策在於廟堂之商政官堂
而居議於其間哉權狹議國家不善處
此前古所無之大變古今之窮臣處變者固當
精思而審之斯所以有唐叔之孔子也思臨無
所能識惟頌情之生隊取古之善處變者

可合之職屬司正是翻議惟在擇明銜察
議中之策務在可合之道而已尹英之議
惟在歷代注疏可否善不善之職行司宗黨
洛滯如此難答之策彼當之可自當深思慮
要而不善可合之職全盡國議惟在察於大
也通議行當斷量一國之行可否可合之職要
廣擇議惟在廟堂與勳戚諸臣商確以
宜可合之當務行司直權擡議惟在廟堂
大聖年所善可合者已司事尹發之議惟在
廟堂熟講善可注書李夢英屬司勇
棄時保等議惟在相府博考注疏以要可
合之道承文權知朴篷議自有廟堂參酌
可合之得互職工曹佐郎朴篷居曹佐郎
洪濤一議惟在廟堂從長善可而通刑曹
正郎申濤潤議惟在廟堂博考不善可合人

柳忠立議商量善處惟在廟堂刻不容少
崇議處置得宜惟在廟堂中僉議此乃
國家莫重莫大處變之事國凡人人之所同
議惟在知材博者而善處之況林下賢相
爲世蓍龜決大疑者舍此莫以正諸否問
以宗家所行求教寧府事關輕易議國
家不幸遭千古所未有之大變其所以處變之
道非人人之所可容議有識大臣在焉況大
臣之中不無林下讀書之人顧情勢莫之十
分商確善處人倫之變無使君父被議於
百世之後非外間議者後儒疏議乎國家大
事國凡人人所可輕議古語曰國之大事謀及
大臣次者三公備位廟廊有人惟在廟堂大
臣當此際之事參之日之處務在處變之道
保全後日之議豈得議國家不幸遭此危

前之臣識國家之大事也但當中古吾國之大
事必謀於廟堂先儒又以爲大政斷大事今
既有大臣備位廟堂以大事之斷惟在廟
堂大政一以商確務要變通之道於司果李
植立爲如此雖變之事惟在大臣三司熟商
而善處之李惕爲惟在象外大臣十分商
確熟商而善處之分岳書各金止男
通於金偉男等爲惟在廟堂善處事居
於爲於司直柳永詢爲惟在廟堂從長善處
則李馨郁爲國家安危在於廟堂一時之爲
出於三司廟堂三司於當爲處尹重三爲惟在
廟堂善處之澤興君趙云強爲惟在廟堂
處置之後宜是白於波軍閔聖徽爲寬恩
處之輕重而出處變之道惟在廟堂處置
後宜是白於司勇李曙李植具仁垕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等隊善識武夫何能實得惟在屆帝得宜
善實直講李蟠得國家大事善實之道惟
在屆帝副司勇洪抔道得惟在於達情察性
事實管得宜己不失所正字於安定全權
等隊高管定置惟在屆帝得宜工雲翰書
李尚毅隊實人倫之波目前雖而聖字也
己超越而且職常能行（屆屆不敢實隊惟在
面帝情察方定熟諳而室望也乃出中櫃計
事李達遍隊職久病垂死之年時方又盡三
寸表哭泣苦速急陞轉劉且中復隊律有
決職而到請寧誅處之張云戮以家實事允
出名拒職亦請寧之一也其時雖蒙聖恩快竭
服釋而今又蒙冷公隊至嚴方摩常營私定恭
僕隊遠不敢復於歙隊花山隊守汀城埠隊
守孝先光城隊守信元湖泙隊令湖孫瀠屆望

然孫等為國家莫大之事不敢容孫惟在廷
堂大理寺受傳臣之也罷出並級尹衡俊孫殘
之家事在其壯壯壯兒已殺逢大孫不敢出寫惟
皇聖上善學身晏城正維完燦爲正秀英順
平守善風等孫繳書字親何敢言孫惟在
善學安之也左發成排除宗孫性年滿學族供
締有必殺排除宗等語年輕醒時宮內不同其
首請合執竟皆上恩迅恩意宜以請疏下詢
其前附設大理內受之照芸未書柳帝奮孫泰
亡近屋學慕王地後後死生存已與國家同為
則其戴聖鄉憂社稷之謀萬緒常情豈
有下於韓達之請儒哉今此儒謀中云云字
亦是國家莫大之害亦如親下千萬業學識
識雖武王一二読實是為孫之輕重哉親
惟此身既被難滿但蒙之恩惶懼無容答

敦容囑弟念窮之一得如此英重容札尚
非識通古今學識理者雖亦斷定左孫以
鄭仁弢以一生林下讀書之人識見高明杰出
堅確而重通達醒堅强毗隆重既見碩望
方幫扣戚安得其一言廣可以定大家之鎮
群疑當此傳聞嚣起國事危急之秋寧
思安於退藏不赴君父之急難乎伏願醒
以於降潛論擇遠近雲中使數諭以赴難
請京之帑剿於京陆些之商確變後之道
以定國計以安社稷行列直鄭廣成孫李在
識見又深學術益重之事不敢言孫輔政
郭廣家居雲修紀鄭之經由濱之正琴竹
等孫徵求之官非敦容孫告左右李同
旁孫臨大事决大疑自古皆出於庙堂之官
以敦容囑弟左孫以鄭仁弢一生林下情見

經史講究若經筵此之時令在外雖寧
待其來然其相大臣詳商善處召對
司業商以雄論以爲君之諸成學遭此危亂
故小臣所以願宸衷惟在廟堂善處之耳
豐藉將致纔從事係重大而今廟堂從變
所司擢李桂男從惟在廟堂熟講正論之
許詳盡處置學正權瀋從雖在微東忠
豈以一惟所能逢迎長與處之司寧從正
宗亮閔鼎司左李之澄等從處與之從違
尤小臣所可處從惟在廟堂裁度工曹佐
之李以淨從如此國家大事多所未之
官不敢默從者了將怨翊贊柳昌鼎之等
從此官所以處從惟在廟堂商從善處
與已司正達臣坰謙處重之行有處廟莫
書君子國與之忠也西臣在野通經博古

之人字下詢李寶寺正俞濂為國家立
三公置臺諫所以立綱言其也若者大
諫方張國器處之恩德韓琦不敢寬貸
於今惟其情哉古事體諸公理善賢如
之得當為周司馬光山谷修濂宗之官以務
寬緩惟其庭堂善變得宜之已典濤南
以醒工雲作記崔琛政世作記尹挺之等綜
伏祈庭堂雅量善變以得其宜問膽士宜
忠輔謝況東事崔以善等綜變紀常
之家其紀常之道於後張耕輕重慎爲
而其吾廿五日會奏各綜國家是重之事
府官以務擅綜惟其庭堂裁變從容寬
擬雲章張柳京繼善紀宜推統等綜推
其庭參雲署得宜形雲余肅尹肅民綜
於祈速大事其庭堂為其理閣為以紀府

爲之所從卑職素無知識又不能爲代
典禮如此係于宗社甚重大之事何所出
意見否容喙韓界君李少涵得此係宗社
甚重甚大之事而有原堂會有查閱爲
卑職備員存爲識見思聽何所容謀柳
夢寐謀卑職素以備見淺識不能博通古
今又不能詳辨事宜況此能逐甚大變故
何能容易鳴喙當中古人有言所經能逐
至三百相也言查證三日啓說七爲大行自
有此君尤備員在爲者至所經據此所
聽此三者係所古今之宜而變之舊趣存
其須豈宜忠國之所安無所達福以君其
不除須今日之事甚大甚重惟在原堂
請大臣竭力萬之變以安國家宜所列呆
閱閱黃務中等須原堂大臣商議善

處以得罪當局不信君今能從目不知出處隨
無旨一依慰堂之議不隨聲甚於敦寧
時事非無可議亦家毫無不形之從惟
在慰堂等寬宋第與學正樹學立從惟在
慰堂等從善變非自昔從以姻婭其
休戚之人為國之樂同信於人惟在慰堂
慶收進從之變之時約同弟成以為從
堂無會議惟在慰堂議變之續論
君具歲從病久果年精神皆耗今不
省人事不得致從約同亦金亦皆從不
學武文恭在外臧且多識見能進大事不
敢違從惟在慰堂多承皆問此位從惟意
送熟議以變同數寧辭事金長等從寧
垂八十病亦沉痼精神皆耗不敢致從
驗陽君閣仁扣從雲君屢國之請不淺

他人今日之事惟左府堂三司商議姜寶
又無可達出藉李志宗係微末小官無所
知識實不可當惟左府堂同知金之成係
甚大之事非衰耗昏庸之人所可輕議行司
直朴豪毅議死庭爲辜不敢實議惟
左府堂行司事趙從易議惟左府堂三
司熟讓之屬實之海岱尉尹所之議係
實不得與叶所許自是庭御史國重君
人所共述前有所知熟不論惟其所述熟
議達城尉徐景爾議事係宗社安危關
爲臣子之分所當死生以之但言有解
當毒無知識庸庸之人難分昧與死
而降人所共與惟左公稱大夫資議實之
弥陽尉外漏議人里所忠之地常經況
此猿猴等彼聲息論決那顧以至今日

見國朝之謀慮稍不辭，乃弟念國家
成憲係虜不敢與中國政加以亂象事
今見議留於前後收謀皆以不敢安危
而就為辭當此將述大謀反不敢居處
為安尉柳頗一善尉全克鎮等謀素
君受國人恩於社稷至恩熟敢不陳性
命於逆虜熟謀者撫尉擁大任謀手少不學
勝去去議於國家大事危於同知而不
不能就謀吳素為宗李陵綱紀謀勤當
等謀之此若大之謀何能危懼惟去危當
大政要已至清莫以安宗社之已李好信謀
之事諸儒之謀皆以安宗社為辭此國國家
若重之事畢殘事無知識不能擅斷惟
在廟堂宴閣中只議者謀於常之
皆出於聖代大計既發惟在於賢謀定至

得見六己直諭於大海諸豈君又三忠安
宗社之計不復於他人所以頒示至罪諸承
久擁知李鴻章諸豈君忠國之誠意同此
書而至重其夫之事不敢言諸性其倫
豈復老以爰日臨事事關室據諸至之子也
忠恩無不再由之已為致使諸因側之為出
於聖代之下大許既發惟在特採彩諸雲
冀得見六己出決事非萎羽諸伏祝聖上
有不能中之數不屬再三誠不勝感泣之至
第大許已發雖在殿下亦不得自由者乎安
劝諸九常之家出於聖代傳統而從大許
既發惟在特採欽諸雲寶得見六己宋福
變李鴻章後竟宗康等諸草野而許係
固宗社豈君忠國之分更無所違非歸吳諸
自古國家如有非常之事所肩豈大如特採

公論定議仰蒙為識以重大之事不可人
人而共議也此語疏通係事係宗社至切
關政之官不可輕議惟在勇於諸大臣通
議善罷宣呂調吉議自古帝王遇非
常之變至要之事免有非常逾乎大臣殿廢
惟在度殊窮議以盡罷變之道在於不已行
司道李金鏞議也此莫重莫大之事不能
宗議惟在度堂大政善罷以安宗社守之
張同苏議事關宗社何能異議史世祭議
柳宗常發議也此係疏為國家大計成主
何如議今知韓義議宗出云張宗定他意
後原君備議大計已發同有能達要遺宗
咸宣后有何爭議是讓附守世渭是平副
守世祀詳議無識君后惟知事君忠爲司
之其於國家張議未知如何今日國張部臣

請臣之議文城君健議今此莫大之論無識
宗親雖未敢易議此豈書君之所可已所從
而論行司直朴撑議聖人處之道莫重且
大伏願上順天意下察人心以聖慮宜以
安社稷行司勇李橋議事係宗社責在
廟堂況小臣豈敢容他書啓而議大論
已發斷在廟堂微末小臣何敢容議宗欲
社議以為欲議之事草野所論如此微末識
只宜不敢是非書啓議李命男議大論既發
惟在廟堂議變詳處守世寧議議亦丹
對察下情聖人處宜以安宗社詳審處
御議草野辭議大論方張小臣識見何敢與
議恩家輕重開有折衷只在廟堂區處
家學徐趙希進議事係宗社惟在廟堂處
處分正言李廷議此在廟堂臣等不宜輕焉

聖聽承文博士李遜意啓曰國家凡大小處
決無在於大臣故大臣之議一定則百官之議自
不得不同於定況今此事尤自上所知至重至
大不得不在於大臣大臣一番執政論寧會于
廟堂商量可否處置得宜以紀綱亂
事係尊人以自上國勢可爲不此之理矜之
務之每以收議爲事有所推諉者於大臣尚
事要決之意安在古語曰安危在大臣但念
此意毋以多問執言司僕寺正黃允寧合
正柳細判官柳常安主簿朴守謙等議華
野間蒼逮正疏年高無行齋合惟在廟堂
處置事郎守安宗吉李安民前判官洪在
龜前郎令李崇元李慶還權淳前郎令李震
根郭鼎縉盧望海李揚休李德淳前合
權光燦前主郎成以敬等議大於已定更在

他啓左承旨金大建啓大諫已發惟在廟堂
發至今已右啓政韓孝純啓大諫方張然
啓已定惟當裁度得宜以出處之道
兩人書李爾瞻啓有此子不共戴天
之大義有啓止啓於條金公私思折衷諸
疏惟在廟堂行右參贊閔夢龍啓諸疏
案出於公有何啓行司直許筠啓謀害
家君家之深讎讎家可釋之痛執大意今
思終北啓上之情兒家始於此子之責弟
野謝不足甚正行此論行允合事宜左
尹金闡啓訶君之讎親又君又之讎固
無輕重古人有為父讎言終力不為北面者
讒害醫鄭昌君讎大家可在望有異
許忱草野迎疏以白楠快仰此兒行不為
得直漢川君趙挺韓平君李芝全佺山

君趙振行左參贊李沖行知事南袞刑
曹參判趙國弼同知柳洵行司直趙有
道等啓西宮之發出於財賄謀于古來
有也今此儒疏事係宗社臣等豈有他
議惟廟堂當務之大司憲李荇大司諫
尹訒執義林繼司諫閔以後掌令韓緣
姜[?]持平鄭良沈金[?]獻納李挺正
言李[?]朴宗胄等啓我等之意出於公
同之議無意焉惟在廟堂速處行赦
承旨韓繼男右承旨李[?]後左副承旨金[?]
翰等啓變處之道莫於修史諸疏事
陳辭啓同辭折衷以行惟在廟堂右副承
旨朴[?]壽同副承旨[?]大[?]等啓大臣至
嚴之論至重人臣之道惟在以大義[?]所
以安宗社而已此外豈有他說[?][?]抑學[?]

燁校理李埈李尙恒副校理鄭遵修撰
韓光業南溟翼副修撰尹聖任徐國楨將
士趙聖善等疏一向固執折衷情法恩
義輕重自有所變其處書挺生異變燦
檢閱朴宗說等疏懇閔宗社情極所慘
發正之意推查處置行殺金應夏疏則大家
得以何以爲宗社孫子之道此外更爲他疏檢
閱李業達李箴等疏而虐罪惡獸及璽
神人共憤之所莫發等以同罪殘等待
死史爲敬不直華默疏伏形快陛之所
以安宗社待教李某等疏大所殿處立確
重譔發之已檢閱安應魯疏之所已發新
言他意柳某宗疏上年爲韓請停之請諸
以隆秋冬安宗社存辭大家恐生私恩有不
之時之事係重大而決異但書中李偉鄉

孫文在東糾集太學多士已依結黨羽翊
勢益之張亦此也叢君平日雖違法後
等斷頭之請尚且輪圖為篡廢孫以
弘為有所教孫華若知鄭孝孫黨於登輦
忝在言官違位之無為之宴妄陳無實之
詞至曰毋后內作巫蠱於宮逆謀讒罪宗社
自號毋通令之臣子至將以國母傳之邦基
以西宮謀立已出陰謀宸闈圖攄多且慘衆
振合符群狀甚於此千古所未有之大變為
實一國臣民之所難言也今者孽亦已蹤出
於忽狼而言不知哉亦不已為君父也為宗
社之第自古受謗未有甚逸酬耕經条恩
蒙納其蔑於無盈永有緯於後世使上下
多其甚慝惟在廟堂之善變蔑所謂母子
間人所難言宗社之躬責在大聖出此也今為

廣議又請萬乙刑曹參議鄭逵議西宮之
廢出於肘腋誅之千古所未有之事此請儒之疏
實是公共之論何所見有所議前司諫鄭
道議私恩大義自有輕重惟在當堂折
衷之如何耳掌樂院正李弘輝議曾立
章布政奮發大義今此實廢寧有異議李
元輝李大輝等議大義而立正論固然為
國之誠豈後章布萬司藝朴弘道議
西宮之廢千古所未有之事凡在臣民有
不共之義孰不痛心曾於癸丑年秦宵
奮諫時奮身討逆咀呪諸賊亦爲討之
爲今於此議豈敢前後異之伏願在堂
明大義以安宗社司果元悰梁泓等議曾
國不治久矣妖孽之漸繼生廢宗不誅
武氏為韋氏之亂又起豈以孔子春秋以

絶之胡氏詐東之以死之甚事不去根終當
除生伏於廟堂丞風大蒙以安宗社夷虜
佐郎韓丞黃陸符等譯合保私恩在聖
上受吾大蒙在臣子折衷辟從終始善處
以在臣子之道在於廟堂求尹君能保以
死宗社墳墓臣民大計既發寧有異同惟
在廟堂大臣勉勵咸請限尋譯善後之策
宗亞詩宜亏已分兵書參求李成吉
譯前後訴信交章抗疏厚宗社大計至
矣朝廷野之危急收一國之公訴丞恐廟
堂大臣勉勵咸請限詳細討訴早定大策
分兵書參議朴思齊譯請信抗疏大計
既發一國臣民寧有異同只在廟堂大臣勉勵
咸請限丞定宗社之計以嚴討逆之策在
尹李援譯得死宗社墳墓臣民信疏速

抗正論方激揚此施行允合事宜行司正黄
致誠議俊疏德定公論至嚴惟主戶部郎中安
而孫行司宋尹凱孫事至張中於上而大惡
據前之以安宗社者國事之危急如傳詳而
危亡之秋迫在朝夕則大臣而前受之隱而危
難之事前不至如是而大惡而前旨之此而
保安危孫大臣者也豈可行孫而孫為非全
道儀者於戴李蓮英孫人倫大變出於聖代
儒臣如從大行既葬各口風集據而孫重大辟
情而同受安得宜而已犯書作郎柳論
而文權知樞準等孫下有不共天之讐而止至
殺郡恩之情惟在庭並蓋當而已說書李
慕孫殘君之讎不可恐事大臣而在寧至
畏孫刑書作侶李元甚孫大臣而在野
共憤前此變亂寧有異深輔治大維綱

善鄰天下等語方張大論豈不畏語
亦於乎洪亮倫語傳疏抗義正論快張私
恩雖切大義難掩亟從辭情保安宗社
亂賊正理今懼語言不達至書亦抗章雖
在廟堂寧顧承文權知流之清議自發
丑之後已知不可以毋居待之之義今我國論
已發為殿下之忠於皇有異議亂賊復起
弑宮國母而寶君父之讎也況又尊子皆
如其不共戴天之義何形異語以忘君父
之讎也亂賊正與發謹者論國達不于朕奏
禽人理晦塞異議橫生春秋大義泯滅於絕
草野忠言接不顧身嚴天異以尚稽宸論
含君於君讎共一天難至爲惡出於太甚
先陳之辭決擬分司之款於獨此今日之急
先務也證之聖聲以安社稷亂世正論崔濬

孫前號西宮內作亞變之外居延謀宗招公
符情狀畢露當其輩布之時出位抗章
以明大義況今諸儒甚情朝野同辭豈敢
異議以負宗社宗章章寺皇廣文戰
孫天何甘戴人可得誅邪文德正字鄭沁孫
竭忠奮發畢其去邪謝來小官亦何得不行
列宗李膽孫沐浴請討臣子大義正從公論
以安宗社文學韓睦曲蔡韓敬等孫輔聰
取兄弟二人曾在其布登丑年間抗章討
逆尊主人罪嚴懼當不擬論以動搖國母得
罪倫紀為目俱被停舉又造上章疏請斬
不已與黏至地日月昭臨身為逆黨死與生
秋毫皆聖恩也尊君上為宗社一言一念
斬斬無他只願廟堂折衷請疏快賜公稱
以安宗社寧已罪究寺正姜緯孫宗社為宣

私恩雖擢函泛大行以慰群情爲正李也
孫國是已定惟在廟堂大臣及勳戚重臣
善處之已直薛柳洪孫爲後傳緒宗
社惟在廟堂折衷處變行司勇親虎臣孫
國家不幸宗親同姓君父之讎當不敢並戴一
天何有異孫發陽君李士恭蓬山君親家
指孫筆野之以諱起親逆之正孫既發惟
在廟堂善處行司正雖然堅孫書
情誠憤正行既發爲國者執何敢異孫爲
判官金汝純孫忍戴一天將至十年正行
之發之亡將矣大爲所在岂王地孫救之救
程鄭汝孫人臣之義莫大於討逆之親逆者
大行所在善處之道正曰望之主盾於極
書孫者臣子於但當懷然討逆之豈有
地孫司藝於何待孫之孫不可不從國是不

可不宜從亡以保安社稷望於今日之急務乎方
此處金璨謹係閔宗社恩權兼重務在於
根據在此自出乎紛擾謹請偵探疑惑民
連章此是一國所共捉者況大小在逆之臣乎
不可共戴一天伏所望座堂繞本下傳御謨歡
母蔡回上聽以安宗社一以諭人以爲令鄉
欲謀書慶達章國人齊授大小亦係義不於
天惟所在望亟宜大計以安宗社義正之際
謀大計方張座奠已定叢死存生望有得
因於其間者翊贊李平齊謀傳顯達上大
計方張惟在座堂處恩義之輕重亦處之
謂臣以爲宗社臺灣劃等李績謀而宜
之安出於附驥閒古所未有之事而於臣者於
義不共戴天此所座堂速從之於以安宗社
臺灣亡命客金瑾謹而宜之亮實閔宗社紀

立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今此變異時萬國
沐浴請討亂賊先儒已定之論行事各國
司僕副正柳潑乎年令李文顯書題鄭
萬鄉等疏大旨方張不可沮遏亟循群情
以安宗社者事鄭潔疏亦在逆謀同恒
既之意昭著無難是國臣子不共戴天之
讎也殿下雖引係金弘集諸賊激國人
之曰既豈可以私恩護大惡乎惟在廟堂
處置得宜未均情士莫尚遍疏亦許不可不
從國是不可不從輿情以定國是以光
今日之急務乎議均情士王輔臣疏儒疏一例
書請竟令宗大計安社稷大臣事也豈容
異議宗廟令為逆謀疏士論齊起宗疏方
張惟在廟堂從公論善處允典藉秦承
先學正李稚等疏儒疏既入公論益嚴亂逆凡

子惟左廂堂典籍李景遼孫此諸傳之疏
無異亟宜大訴以扶宗社典籍宗臣孫傳詳
既入無論已宜亟遣大訴以安宗社敦寧府
判官尹思忠主簿黃遐登李學新等
孫諸傳之疏寃其為宗社大訴而孫延愛
伏死庭者甚而學登以至盡情孤雲正郎安
鎮孫國人公於之訴惟左廂堂宣登宜廢
主簿李應喆直長南宮樁等孫以子宗愛
宗家宗社為重而不可以私恩而揜公家也
大訴既發何那有畏栈出持士權斗南黨外
崔業等孫條國宗社國是已定置有罪
孫訴用何正李時楨孫西宮之事國人不知
接子善宜惟左廂堂刑曹正郎羅絅孫爲
士属韋暉民職所以可語一國之公訴惟左
駒恩子接輕重其大臣三司浮長善受

如何又吏曹正郎朴憬疏上曰不顧天大
下至士庶韋布群疏皆同此乃國是何形
容疏於其間乎吏曹正郎李宗彦疏議討逆天
下之大義全是一人之私情豈可以一人之私情廢天下
之大義乎今當收議之日更無他說軍冤主濟尹
時議所當深究者君之壯有兵者閔殆孝喜不戴
天之讎云云大義所在何敢有異論儀王皆復從嗤御
皆復其媚李宗彦等義賊激雜羅朝爵施多司外
更無所陳司義令心趨繼韓議一國公共之論更無
容議惟在廟堂審量典籍酌時獻議莫重莫
大事不敢輕議此一國諸曰可然後行之是國人行之也
行司果李重光議曰今之處誠千古所未有之事
請令廟堂速完善處以安宗社社稷令朴縣
議以大義扶宗社人臣之責也豈有他議司宰奉
鄭湛議君父之讎義不共天亟從公論以安宗社

司僕主簿李善溥議 人倫之變出於 宗戚疏章交奏
大論既發 處變得宜 自有 朝廷 內侍教官李日燮議
得罪 宗社 罪惡貫盈 亟正禍根 以嚴討逆之義 尾蜀
制經李震英議 處變之道 當審其國人之可不可 國
人皆曰可也 然無容更議 直請閔謹議 今日大論 宗社
公共 析衷群議 從長善處 非在於 朝堂 三司 奉常僉
正申雲輅議 西宮之事 國人所共 廣收廷議 以安 宗社
奉常判官趙鈞議 宗社爲重 正論既發 惟在 朝堂處置
奉常奉事金慶孝議 儒疏一發 左右卿大夫上下國人皆
曰可 以公議輿情 此可知矣 奉常主簿李再榮議 而後
儒疏既得大論 上自諸宰之議 下至吏胥軍民之情 無
非爲 宗社至計 可見輿情公議 更何容議 全興君李
時言議 惟在 朝堂處之 以安 宗社 訓鍊都監中軍元
守身議 西宮之變 實千古所未有 請令 朝堂速定處
處以安 宗社 行司正洪澤議 國家變禍本之事已發於

共公之論非微賤所敢擅議哉自朝堂劃擬蒼柳彝懋
行司果閔沉趙暄慶世倫等議今日之論係國家安危惟
有朝堂三司料理處之以安宗社而已金景瑞李文坔
宗安廷李仰福元樸中忠一趙惟精李應順權㘧李先
馝洪大邦安肅道等儀今此儒疏為國家計惟在善處
以安宗社知事韓希吉行司果趙誼許完李應獬李
應麒柳應泂朴成龍等議今此儒疏實是為宗社如朝
議已定豈有他議行司果鄭襄祈以議國家存亡社稷安危
係於今日孫陋所見其諸儒疏中之意無異更有何言行
司勇金允信朴德麟等議事關宗社不可以畏容請
快從公論以定大義行司勇金孝信尹仁勇等議得罪
宗社臣民憤欲其宜有異論今知柳璜議儒疏出於至
誠採取朝議以安宗社行司勇崔溪洪昌世李晟趙棫
李穀宗金廷幹權克正李挺生金雲成宋弘慶黃祐中
等議事係宗社大論之無疑惟在朝堂善處之而已行

司果元裕男柳承瑞等議國家共公之論宜有異同要
宗室中纂李鎬議愛君忠國外無所違依廟堂諸
卿之議行司果列鄭號李景湘柳琳朴緯李琦金慶
雲李訥金應斌劉㮨生等議今此大論國家莫重
之事非在朝堂羞愧而已行司猛田得雨議一國之論
達出儒疏京外臣民宜有他議請令廟堂建此大義
以安　宗社行司正尹景祺李渫雲洪壽男李英陽
朴蘭英具仁慶金元禎等議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
閔秉洪琡議一國公議當存議處得宜而已今知李惟
誠行護軍尹應三行司果吳定邦田潤高緘民權瓘
南瓚黃廷詰等議大論之發於儒疏雖在廟堂處
置得宜而已行司直金應祉張應明具德齡趙忠一
等議儒疏既發朝議之定宜有他議行司正柳沃李
汝諧鄭鳳壽崔景春李克慶成軾李宗誠李復廷
鄭之論朴廷琦孫景祉等議今此疏章朝廷請之行之

以宣府他議武行司勇李楨議 宗社至重斷以大義
以拜禍亂行司正金韜勇議韋布儒生瀝血陳疏大論
已發公議至嚴何敢更議於其間直講朴孝生議大
論已發亟令廟堂議處以安 宗社主簿閔濟議粗
解君臣之有義儒疏之外宣府他議通禮梁克選相
禮鄭維藩引儀洪師俊等議大論已發更何獻議
惟在廟堂處置別坐黃渥李士星俞渥等議今此儒疏
事係 宗社何敢異議 戶曹正郎金適議博考往牒
詳議 廟堂明大義快正倫從長以善處 戶曹佐郎金友
益濟用參奉鄭文晦議事係 宗社大論已發宣府異
同 學錄許𣏌議儒疏畧統大論既發惟在廟堂處
置學正朴璿議 宗社爲重大論已定繼業小臣宣府
異議前佐郎林大容議臣民有不共戴天之義伏願 廟
堂亟定大計以安 宗社司饔主簿成晰議雖禍亟宮
豪生不得 先后子不共之讎宜速此有血氣者孰不痛惋

大義不明異論橫生令此擧措有失不早伏願朝堂亟
率群僚咸聚闕下涕泣貢誠冀回宸聽以安 宗社儆悶
秉洪傑議西宮之欲危殿下者久矣殿下之危即 宗社之
危也爲殿下臣民者其可以西宮待之乎速爲議處以安
宗社軍資正鄭文振議處變之大義已陳疏章豈有
異論者審李永式議草野儒生既已陳疏朝廷多官
又爲獻議惟在朝堂速爲處置行自正全元男議雖有
私恩大義至嚴從長處置以安 宗社前主簿李大涉議
有罪不赦以快臣民之憤前判官權昣議君父大讎不可稽
緩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護軍韓讚議事關 宗社不可以
私恩容貸亟從公論以快輿情洗馬柳時立議儒生上疏
欲安國家與宮闈甚之願如臣微末有何別議幽廢主簿
李楯年少奉李幼卿等議大論之發請令朝堂從速處置
以安 宗社奉事鄭晉議忠君愛國之外更無所達惟在
廟堂處置 前察訪朴楣鄭應星金大河鄭敏求等議大

論之發惟在廟堂惕採草野儒疏處置得宜金光翼
議快從公論以明大義李斗寅議草野儒疏實符公論伏
願廟堂從長處置趙亨彥議諸儒之疏實是爲宗社
大論所係極重伏願廟堂速爲處置以[illegible]李慶百
議擧國大論所係莫重即令廟堂快從公議金宗樞議宜
從廟算以明大義 以上諸議案 行司直成時憲分承旨尹綱韓
憲等議今日之事至重至大惟在廟堂量處以安宗社
濟用判官金俔奉事朴曦義禁府都事鄭纘李景慶
別提尹衡任奉事李師閔直長李後賢學諭趙
墳別提李慶濬學役成昌烈參奉尹保衡任麟岭
正郎李重繼參奉李夢龍別坐沈徽奉事申楷主簿
金鎭奉事李鉉柳必煋司正成德壽別提金守正直
長崔應斗禹大有敎官李聖錫主簿孫宗賀參奉
沈廷賢主簿沈怡朴安國奉事申從溍都事李國衡
參奉韓師一直長李師膺鄭亮岫別提金亨佩奉

事金揚善主簿金德澄直長黃孝全主簿黃孝儀
別提韓晧直長鄭汝令正朴天叙主簿姜世虎直長
李景閔都摠經歷尹善讚李重龍都事鄭國禎朴
璘推克平韓啓英府尹尹僖侍直金守寬敎官崔纘
參奉李簡主簿柳健等議儒疏之發大論方張惟願
廟堂從速處之或曰閔係 宗社更無可議或曰事係國家擧
義善處云守門將鄭壽龍等議潛邸 宗社係民情極
無識武夫別無所達西小門別將趙玉乾議西宮因昭之
處於古未聞請 廟堂速完善處以安 宗社前僉使孫裕鐵
議西宮之處千古所無臣民之義不可共戴一天仇讎朝堂
亟從公論武兼宣傳官李仁憲議大論發於五年今此
太晚儒疏之入更無他議司贍院知事趙興男正朴弘鬚等
以不議西宮之處出於肘腋此千古所未有之處也臣民義不
可共戴一天仇讎廟堂亟從公論行護軍安正國議西
宮自絶於 宗社有非常之變則當有非常之擧仇讎處

堂並從公論觀察使正鄭恩倫等以下議罷閔 宗社
不可以私恩容貸請並從公論以快輿情忠民之以傳趙汝
樗等以下議公論已發從速處置以安 宗社講隸習讀
官李宇玄等以下議西宮圍測之處前古未聞請令廟堂
速究善處以安 宗社司寓別坐尹秀守等以下議公論
已發從速善處以快人心仁城君珙議伏聞儒疏大槩無
非愛君父忠誠安 宗社大計而况參在 宗班之後義同
休戚死生以之者之心獨後於草野諸儒乎惟在朝者
並從公共之請以安 宗社慶昌君珊議諸儒之疏皆出
於愛君父之忠誠為國家之大計况義同休戚者豈有
他議興安君禔議儒疏遽上庶民咸聳擧國公共之
大論以王室至親討逆大義豈有他意哉慶平君玏議
今日之收議為 宗社擧國之公論也休戚之臣豈有他意
哉順寧君景儉議今此大論實出輿情惟在廟堂並出
禍本 宗社幸甚茂林君善潒議凡收議之意可以采可

以西之事未定其宜欲收諸議者也今者西宮湛危 宗
社阽危犯軌之事擧國臣民所共憤惋者如自有處置之
大義自獻議大論恢張之日顯獻不忠之議反生赫然敢
生收議之議使莫重大論稽滯至此甚不痛心乎今吾君
之令衣吾君之衣爲非不忠之臣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乎
伏願朝堂速擧大義斥邪論安 宗社以盡事君之道豈
海君浩豐陵守洪等議西宮之潛罪 宗社神人所共憤
也速令朝堂議處以安 宗社陽川君鳳壽濟川令麟壽
等議不除禍根則 宗社不安亟除禍根以安 宗社綾林令
能胤議今日之收議定大論安 宗社之大義也爲臣子者孰
不識願更無他言箕山副令禎胤議草野之疏寔關 宗社
凡有血氣者孰不同然快從公論不勝幸甚安城副守仁忠
壽城副守義忠錦溪副令哲敏錦山副令哲純等議一國臣
論咸爲國家大計宜循衆議以快人心永川君琮議諸儒
陳疏欲明臣子之大義爲 宗社之至計也無所裁斷惟

在廟堂積善正淵仁懷德正甯仁一善正崇仁旋善副
正安仁永善副守純仁崑嶠善副正富仁雲城君繼勇
等議儒生所陳廣國家公共之論快從公論以安 宗
社錦陽副令楷胤全陽副令貴胤等議公論不可不從
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永寧監楠壽富興監經等議大論
已發亟從公議以快神人之憤驪城正雲慶益昌副守忠
生杞津副守瑾雲豐副令暐雲陵副令脛順陽副令昕
等議儒疏所陳為 宗社大計何敢異議完川令健勇議
舉國咸願速去禍本以安 宗社況以宗戚豈有異論哉
陵監希彥巴陵監希閔青城監希舜花城監希天慎
陵監希伋平林守祉胤雲林守宗胤蓬萊君桐胤蓬山
守烱信陽城監希顏清溪都正鼇龍林副正世俊秋溪
守龜雲溪副令罍廣川副令碧吉順安守善龍高山副
令恭雲城監希善星山監希信錦城監禹壽彥陽副
令暐林陵都正希顏德林守禧胤烏城監希良西城監

希世昌山縣希賢府興縣令瑗等議如此萬重之論
宣敘異議頒從一國公論完山守法亂龜安府守曈寧
山君禮亂興府令老赭法義府令撣信川府令景獅桂陽
令禮吉廣城府令惇吉樹陽令忠吉法城府守佺龍城府
守仲蓮濱府令絳弗豐林府守佝亂泰山縣鳳永嘉府
守孝吉法恩守縣等議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豐川府令
崇雲府城縣垠長縣正慶皓等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快從公論順府令老翁永興正敘一鶴城令俯等議大論方
張垂情情壽丞從公論以安 宗社法山守洵恬清守應
賀等議大論方張公議之真伏願朝堂處置得宜以安
宗社法恩縣令琥議令此之舉 宗社所關一國臣民
莫不爭先快從朝野之公論丞賜兪音以安 宗社鄉安君
澳湖城都正治等議西宮之事事關 宗社自有廟堂
處置何敘容議谷山都正璡議當此收議之日願從諸
儒之議 叩城君植法津守瀾法山縣琮法清令尉法海

令沆晉川監洪鳳山副令琜義信副守僃保平副令珀
保溪副令琚松禾副正彥璟義寧君琥義興正璜仁山副
令瑀永城監璟永清監琉永陽監珣光保令琥牛山副
令玘佳新令鏡禮佳德令鏡忠佳昌令鏡智德仁令
鏡信等議徽末宗親素無知識豈曉朝堂三司
之論依循博採輿情以安　宗社明城君綽義寧監樑海
保監檣尼城正紳興保都正檥等議所從諸儒之疏
以安　宗社鳳陵監鐵壽溪陵監海壽龜保守眺鶴
陵監慶壽西陽令烱義洛城副令琅錦保令倬豐城
正希獜兔興副守睽夏城令烱倫益城守忠祿義城副
守惟毅忠城副守惟一忠保副守惟精義川副守惟訓兔
山副守曉綾城監贇完城監默鐵山副令緣胤雲山副令
良胤花山副令季胤忠清正惟誠義保副守惟誠等議
徽末宗室素無知識願從朝野之議烏川君鑄春城
副守義忠宜城都正孝忠松山令三男海城副守元忠泳

城府守李忠岑等議國家大事何敢與議惟在政府裁處
恒山守楨漢城令寧鳥江正鏈懷德府守鐵蓮城郡正
夢虎等議頃從朝廷處置平昌郡正萬壽議國家
不幸遭此前古所無之大變舉國臣民孰不痛心於諸
生群疏之所以齊發也窃聞儒疏中多有歷舉古來
者考古史而舉行以安 宗社請信正寓壽議速考
宗親年之七十國家大事實不知所云參以為世臣亦以
為世德陽郡正忠胤議朝野之間已議方張可畏非公議
乎愚臣所懷亦同歸于此耳

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

吏曹啓曰副提學李大燁副子與知春秋李甫聰父子

相避之意云前者朴自興之援引此例陞啓改差依此施

行何如傳曰允○幼學李杠上疏曰伏以今之臣忘君甚矣

護逆極矣領議政齊同獻潛懷兇計首倡邪議知有

西宮不知有君父前練之劉至嚴不道之從後獻之議又

發陰慘之語原其本心將欲何為右議政以佛李沈狐鼠進

退顧占其機托病杜門終不收議只以含糊之言敢瀆天聽

專事彌縫侮弄朝廷自保則得矣向國忠蔑矣為尊君

父讐之義不共天為股肱者其可不董率百僚以身先

之明其大義使一國人心知君讐之不可不復禍根之不可

不除而今此赤幟之論遏發於公議之日使國是眩亂

衆心渙蕩居未知主勢之孤弱公議之不行果誰之倡邪

噫臣之所慕一國慕之鄭易行柳希舊朴承宗輩

此非臣室而何休戚之義與國同之而徘徊觀望默無一

言越視君上之患而爲他日自存之計爲臣室休戚之義
果安在哉嗚乎誅討不嚴亂賊相尋此而不治安知後日
之患又有甚於自獻宰乎伏願殿下先去禍本以安 宗社
亟誅新自獻韓孝純等忘君賣國之罪以定國是 殿下
議政府○以言李笙江啓曰臣新自草野來於國家事嘗
不知如何今年五月忝擢集郎纔搜撫前後獄案以其内
爲禍悅外清逆黨閔吾鎬句圖害君父之狀明若觀火情
迹難掩西宮之於臣庶義不共戴天之讎而仇讎何釋
之有况今草野忠義之士爭起封章明君臣之大義尋天
地之常經臣亦吾君之臣也豈無草野之論猶不能忘君而釋
讎况有横天地亘萬古不易之論乎臣非以肅釋來請翻
下詢通於特平金明問西宮之釋何如明答曰朝廷時未審
置雖可自斷云而先從西宮明乃法府之官也臣若獨不釋
西宮則亦有違嫌之嫌而且患於今日之啓故敢從非情之釋
今聞物議喧騰決難在我論人之罪請罷亦臣職當曰勿辭

○合肥連歲自獻性庸陰險先以術誘議憑藉姻婭之勢
竊據台鉉之位以庸鄙陰險為能事以黷貨積財為
急務傷人害物罔有紀極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以 祖宗
先王之經不欲陳辨免擲投矢之處奈君西惡人居多義
至此掃地若輩衆惡權驁鄉數婦男之構亂而要之
與謀翁指令符群情去處令出合血親不憤惋大義
晦蝕已論堙塞何年辱野 諸生奮忠出氣速上
皇上疏請去禍本以識大臣論委翰堂招集百備廣採公
議審小常之處弥不附之患其安 宗社保君父
者居殘立人阨之時也自獻乃敢卑細頑望國占後福浩
疏之不如說嚮性議則自標越俎以犯事類不道之罪殆下
以府見獨先獻議以立黨邪護逆之幟又欲法美於已
委事於上乃於閣庭敢為抗議有君不命虛載者也尤可
痛也劉中而言無際亦請生之論植員君之議仍處辯難
證據曲證以售賣上之謀其亦悖矣甚張皇之聲眩亂

之說昨日之怨已告洄辯矣自獻負如此通天之罪惡而
尚冒首揆之名不顧物議之譏論僨政已不遺餘力而不
即席黨傀然更刃於都堂敢合右袒之軍助桀無君之
議以為扶護西宮之計其忘 宗社負君父之罪不可不依
律正罪臣等之共請國置者亦從末減而至批及以不可輕
議為教臣等不勝悶鬱焉自獻之罪一日不誅則異論蜂
起主勢益孤安危之機迫在呼吸請亟賜夬洪俾伸大
義以絕禍根答曰予甚不幸遭此大變而不敢問不知所
為深閉處閤幽情豈可治大臣之罪以重予不德乎但大
臣被論於難出仕當此廛危之時相職不可久曠還差
○弘文館上劄請亟自獻快從公論答曰已為遠竄勿休
煩可矣○傳曰影幀親祭擧動不可無大臣而爲之奧
遣承旨敦諭領敦寧右兩使之出仕若終不出仕則姑
為奉留于本府待大臣出仕後奉來事下諭之意政
院察爲○生員陳好善上疏曰伏以西宮之爲禍根通國

之人孰不知之誣逆之輩遍滿國中橫議蜂起臨惑聽聞
視君讎若己親每相託保惟恐其不善欺人心至此國
何以安須日草野忠義之臣連章累疏請定大計領議
政奇自獻首倡異論力辨諸疏所引經據曲證以為賢君
之計使正論既發而中沮自獻負國之罪擢髮難誅而三
司之請不即允俞奸凶逆儔趁黨而起從為邪說欲護
逆首不誅自獻一日則貽 宗社一日之憂自獻正刑則危
宗社之人竊其謀自獻不誅則負國家之厲鼓其氣安危
之機在於 聖上之斷也伏願 聖上亟賜 下俞以安 社稷不勝幸
甚臣聞昨日都堂會議之時自獻以被斥儒疏之人晏然
入去招集百僚署無領忌其心乃欲使忘讎之輩禍其
劉璋以獻保奸之計自張其勢是以朴弘耉閔馨男諸以
賊識之語詰責而鄭弘翼以寧死不從為議此皆自獻有
以倡之也此而不誅何以壓衆怒而高群志也李恒福乃
男黨魁也羊甲等之作亂皆恃恒福之兵柄連謀締圖

傍侍將發左相鄭仁弘頑愎恒福之爲雖殿下特未之悟
耳今者之議敢以子無讎母之義爲辭儒疏之禍室欲使
吾君自爲廢黜恒福乃敢倡説於上下極悖慢又引伋害
白母之說以弄　先王以辱殿下其以免逢有甚於自獻蓋以
前日未售免謀故乘隙立幟以亟亂階雖有誅其身不足快
憤舍此不討將何以爲國乎嗚呼自獻所爲豈但推讒而已
其間甚有隱情陰圖其於内殿奉請之行不欲辨爭之二字
今春免擬之處乘虛遁去者欲爲何事況此欲保護西宮
力詆諸疏終以專輒之輒字陰辱君上不可不窮問其情
以正邪意伏願殿下亟命拿致自獻嚴鞫得實以治奸議
恃邪論之人賊疏粘内所引盧撰悖罔諸宰一併誅竄仍斷
恒福身爲八方以爲人臣伸上義者之戒千萬幸甚答下
諫止啓○合司再啓答曰已爲遞免休煩可矣○持平金盻啓
曰臣昨朝以肅拜詣闕正言臣李莊後至簡通于臣曰西宮
之釋何以爲之臣以儒疏違上而朝廷時未處置西宮之辭

尚存臣將何以處之昔之又淌通于臣曰將欲書辭邪吾
將從之臣又以徑自擅斷為難昔之臣意臣以為儒疏速
上大論方張而朝廷時來處置多朝侍衛朝謁嘗事猶存
臣西宮之辭不可擅廢云今見正言李莊引避之說臣不
勉於先決鄰仍冒淸介罷斥臣職昔何勿說近侍物
論○令了三臣昔日如是論執罷職○玉堂再劉昔何以呈
論執罷職○幼學臣天挺李鍾尹之任韓輔孝善等上疏伏
以西宮之為國家禍本人人諸知之為君上盡忠者意欲除
去國家後日富貴者視為奇貨一國臣民危殿下之無助咸
懷去就之計臣等不痛哉草野儒生連章白疏疏下朝堂
而議之大臣或不肯擔當或杜門不出或堅臥不起以致大事
將壞國已無日休戚與同之大臣句尚懷顧望不思討除其
根況先志之遠集禍之輩哉方今君上只其三四忠臣率一
帶義類而孤立大臣以下統領護逆之流盈朝搢紳十八
九皆屬其麾下鄰于戈不用而形勢則有若兩國相敵對壘

詩意者其其間或不幸有兵柄之臣倡為兵諫之議先
殲善類次及乘輿國未知　宗社終何極焉畏之至此臨
寧晉諫今茲廷臣負殿下者不出諫賤而多在於貴近
貴久之臣憑依日月自恃隆眷以為鄙主護臣之論上不
必誅我何憚而不為逆哉上爾竊注楊女歸於討逆之人
請賊後之爭殺甘心若殺討逆之流出於廢置君父知
且舅為此之論之至今未除為禍根之至今未受也言之痛
心者唐王穀偷竊焊妻其喜酖其夫而反解其喜刑官訊
情渠曰夫薄我寧殺而快今遂當今姻戚所為不幸類是
呼可畏哉齊自獻獻議之劉臣鄰未覩累浮其賢其臧
負君父侮謾擺弄之狀不可殫記夫西宮之冤甚於文姜
之悲斂而詛咒行妖之事禍及裕陵突迫臣邪有甚於
武后之醜王后黜之房州也自獻叙以為不類是誠何心請
儒引晉張華之言以華欲廢楊后依趙飛燕故事
用賂損舊典如漢家而發此論也自獻叙引孫中行

不用之意引董袞之言以發貴君上夫楊后之廢涉於疑
昧袞之嘆以此而發也豈有謀危之迹明白若是而必欲
以廢后為咎其志亦異矣唐肅張后殺倓而專政於廢
代宗立係輔國將以代宗之意幽之其後群臣力請廢祧
楊綰以禮部侍郎顏真卿不赴利州為吏部侍郎方
在朝行若有異議必史傳也書其言二人之在群臣能
名諸廢斷然無疑自獻乃考何書而以為出實於何據
氏之天常為自獻所扶植於千載之下者是不果為西宮
地而倡此論也閒后與歐作詩討未成而欲當時題若后
從而偏陰若危濱廷諸臣豈饒一老婦而不討哉哲宗
劉后之罪此於淫豈為元祐餘賢尚欲廢之陳瓘句亟
之言欲先正名而發也自獻何斜古人之心而如以為不欲廢
也至於貞信之廢在於身後不然安知故一從寒食以存其
祀神德若誕獻陵必有全恩之理哉其引 至尊之
事而恐嚇祿下其心尤惑矣 天朝視我國如一家民吉

去禍福之端無不洞知而譯筆記或梓國俗之譜今此
大事之舉一無先白於　天朝萬一漏洩於華人之耳數行
驚動達於　朝中　天朝設不詰問在我屬辭爲如何哉不
幸若有甚事言官請查曲折則何以待之哉渠所
謂廢主構成撰之語誣構捏生事云者不在於告知而
豈可權置萬度以爲他日之患哉自獻以謟媚歸之庭時
在於不告所謂諮哉需之以鎮江爲慮者亦豈之憂也
動辭不有實乃護西宮之意也假飾已具百端何情理之
欲告於　天朝者如欲直奏於　帝庭也禮部奏外國
之事凡封廢之典擅而京行臣竊考　皇朝舊事成化
年間溪陰王徽禔無後其母平氏取他子嗣封事覺賜死
今茲西宮所犯不止於奪綠祕勒若詳閱之則不待我
之請度自擅平氏之例而已法也本國出以先父作逆死爲
內應張樣連倭欲背上國之狀載諸百官呈文之中終始
疑不誠者出天將之不踏云云中原士夫必嘉嘆之不必而國

劉之內若以僭兇姦慝以紿禍萌為辭則一國逆黨何敢敖
視不悛之說而邪有蘖初何人安敢構釁於 上國哉時方今
至計自獻也欲賀御殿下期也不為其洩於陰兩西宮之情
則露行無餘不亦危哉臣以為也漸自獻於西市懸之都市乃
警他人則大義自明人心自合鄰有奸謀情圖悚而不敢更
萌殿下勿少寬貸以安 宗社不勝幸甚鄭昌衍乃
中殿肺腑之親厚蒙主恩致位台鼎國當為殿下盡誠
而托以病劇不肯出仕成陵冠服國之大慶而不起趨賀班
儒臻持平之除拜却不見深居密室左右姬妾琴歌懽
謔俾晝作夜病不省事之人固若是乎其論姪以昌衍為
師以範祖其邪說寧負殿下不敢違其論此非自獻之孤
跡而曲徑小讓素霸人望不若自獻之大者人臣攻奔
則或曷以鄭則甚鄰此殿下臨之殿下不欲保全宮家
至命逆黜曷行於遐裔則以滿姪之心或可少回矣今之
宮禁也重儀姻貴可以齋象篋而濟大事也休形形不

亟斬奇自獻亟竄鄭昌衍以定國是千萬幸甚啓下

議政府

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戊子

正言李莊啓曰臣既庭本心強釋鬱庭非有勿齒之命

而當面退待物論而竊於今日之啓既甚煩擾而未遑矣今

見持平臣金𤨒之退待臣以同有所失之人獨不退待所失

在大諫一命遂所臣職苦勿辭退待物論○幼學金運

亮金運亞等上疏曰伏以大論既發群議方收處竊之輩

猶日以侍查科竟自敵潛懷反側之計欲濺西宮以圖

復福再上先劉將墟大事三司請誅猶未蒙允邪黨

益肆異論邑熾臣竊問其辭不何不丞置王法以快神

人之憤乎此必常之事捷以世成世敗灼然之效也

今此去禍根之計是何等大事而殿下深默九重之內不

為當屬風飛之舉引時延日以延好徒狎君之心乎廷

臣之議雖已收合以大臣所處善惡折衷從長善處

究大局於須劉之間以安宗社可也一相逢勍而待進一

相稱疾而杜門勍者以固不可論稱疾者以宜望於肩

聲援譬不能有事者辭下何不貸其避事之罪責其後
效速遣承宣一日累疏請以君臣大義另疏發動
陛下自速召君之誅戮以果挽違詩不赴召然後寂之何
誅斬之何惜乎意君上課宮自制臣僚皆懷去就大議
歧而為二正議熄而不張此何等時也自古鼎革之代往往
大禍罔可以定浮議而壓衆囂以濟大難為君上勸殺
殊小異事至於定衆之時此殺不可感衆古人云社稷為
重君為輕況大臣下於君一等哉自斲之斬今之異議者
諸臣猶不出則並與自斲懸首大衍以戒人臣從國家恩澤
危負君者也　宗社幸甚　臣不勝激切　傳曰爾主澤新
大臣前司果尹在遠後慎仁民宋寅階石柱踐多數入納弁
加資宗臣陞授尹連後守令陞授宗寅加資　日寫府啓曰
持平金亨引嫌而退大論雖方張而朝廷為無處置之時
依例當釋因其所避則無可避之嫌請命出仕答曰依啓
司諫院啓曰正言李某引嫌而退朝廷時未處置不可擅

旁另循例一樣在所不已不可以此輕遽言官請命出仕差
回係至○合司連至請旨自獻閣雖安置茲名大臣既罷
其職則責罰已行矣何必至於圍置乎句為煩論○傳曰之
十五日都堂會議請臣呈章子合政府臺上一一計數封入
○弘文館上劄請亟焚自獻卷劄以絕邪論之根亟從公論
以慰臣民之憤並同大臣既罷其職則責罰已行矣何必至於
圍置乎句為煩論○傳曰　郢頃此為奉為于此宗府侍史
為不論奉來事意遽宣傳官下諭仍傳曰來月初旬前
除擇日下諭○合司再啓請旨自獻事並同之諭不允○合司
三啓並同都奉官廚門外魁啟○司諫院啓同啓國家多
事人心恟懼之日不可久曠景席請急速新卜賢佐以鎮危
疑以安　宗社並同從當處之○司憲府啓同相臣而責
所以年不可一日無之况此大論方張之日景席未滿主張
無人人心之疑懼孰能鎮之國家之安危孰能任之請亟命
蒼立碩德以慰臣民加額之望並同從當處之○弘文館

上劄請登崇碩儒以備經席之求益而緣當審之〇以李好信為副提學李大燁為户曹參議傳曰閔夢龍吏曹判書除授夢龍乃猾獪夫也時主張廢母之論故特授銓長未幾入相賂積大凡節目皆其議定也

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己丑

政院啓曰，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朝家命令，不行於下。昨日領敦寧右相處敎諭事命下，而兵曹軍營無一馬一卒之立待者，終日催促，竟無形影，傳敎之事，至此稽滯，推問書吏，視若尋常，發牌之官，趑趄不進，未此職二百年所未有之變也。立待驛馬，不爲不足，而兵曹郎廳，冒法從騎，爲國家維繫，自政院以啓中明法典，勿爲從騎事，捧承傳亦已久矣，而兵曹郎官，恬然不動，縱恣尤甚，昨日今日驛馬之不爲立待者，由於此，此而不治，則將無以收拾矣，極爲痛惋。請從騎郎廳，依律治罪，勿揀赦前，自今以後，逐朔逐番馬案，一體騰上政院，使立待之馬，一齊待令於軍營，違者時常摘奸，俾無如前從騎之事，捧承傳施行。傳曰，兵郎已爲推考，令本曹申明捧承傳，著實舉行。○政院啓曰，當此國家紀綱大論方張之日，相位不可不備，請今日亟命卜相。臣等俱係近密，區區憂慮，不敢不達。傳曰，徐當處

之〇同副承旨尹大淵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領敦寧鄭昌衍
右議政李弘胄處則昌衍以爲往承遣之臣敦諭兢惶感
激罔知所措臣積病沉痼氣力凘盡精神昏冥哉孔僅
甦未有供仕之望仕地注擬云云李弘胄以爲臣病勢方苦
罔知所措姑觀病勢爲之云云傳曰知道〇驪陽君閔仁
伯上疏曰伏以功業巍蕩而名實若或未稱則其何以揭垂
德而傳萬世乎臣之愚意竊以爲有名於顯稱之典伏願聖
明垂察焉恭惟我 主上殿下當壬辰播越之時以 先王付託
之重親奉廟社跋履山川及至窮荒絶陷之域賊報日急
人情潰散扈衛將卒相率而逃當時之士尚忍言哉若干從
臣計無所出者以爲權安 廟社主於數間僧舍而出奉聖
上以爲獨避之計群議如一牢不可破殿下其時春秋尚少誠
孝出天獨斷不撓丁寧下教曰主上付我以 廟社一息尚存何
忍權安於窮谷之中乎 廟社在此予亦在此予獨焉往
以爲苟全之計哉扈從諸臣莫不感泣遵奉 聖教終始

奉行以致大業之重恢　朝綱之如舊況我殿下再造邦
家之功烈盖有大於此乎及其策勳衛聖贊襄神功之日
竟使諸臣太半作古在廷之臣未詳實蹟尊號之中未有
一字形容是孝其在鄙生臣無後世之道乎亦只缺之大者
乎臣之父先臣思樞亦參靈鶴的〻後同覲聖上誠孝之至每
與臣言及此事未嘗不嗚咽涕泣不圖恩及九泉得參勳
籍父子幽明感激俱深以有絲毫報答之路以嘗以治
時出位自媒不盡區區之懷乎伏願聖明勿以事在聖躬為
謙亟下臣章使之廣議獲見功勳兩稱無光萬世不勝
幸甚萬幸因為議流重起在營之懷當令該曹議處仍傳曰
此疏下該曹回啓○政院啓曰朝為以二十五日諸宰臣獻議
令政府查上一一計數封入事傳敎矣欲以傳敎之意分
付政府郎廳即發牌催促則政府郎廳又稱病不來此
乃莫重特急之事而恬不動念極為驕慢請當該郎廳
各別推考傳曰允○政府回傳敎二十五日都堂會議

封八〇幼學節之內上疏曰伏以禍本未除國危如綫草野儒
生舊忠建章大論既發正議方殷廷臣會議不諱同辭
此正轉危爲安之機而一相肇逆動稱告病大事遷延好遠竄
於此朝野之所共痛者也西宮之惡言之腐心甚於外敵謀
詛呪危妖之造爲口一談豈不可掩此御臣言有所輕重至於
厭勝 懿仁王后埋融陵上割肉爲符書 御諱 撒飼烏
鳶爲讒說禍高成應驗之直指東光號之告辭彰露無
餘此不但一國臣民之讎也殿下以先后鞠養之恩何忍爲
先后聞之靈哉此大義之昭若者群臣義理不明尚欲區
區以恩欲殿下曲避以全恩於臣寡恪焉殿下豈不毅
自斷 先后之仇大奉何令臣庶不爲之齊聲絶哉顯罰之舉
亦云未臧而此議亦有壞者眞不知君臣大經而應違逆首
之計 不亦悖哉右相錦考純受蒙國恩獨向先執堂可坐君
父於水火之中而不爲之動念自敗其身哉伏願殿下速遣
內臣諭以 嚴旨責以大義俾令翻然赴召以完大局以安 宗

社不勝幸甚啓下議政府○傳曰國家大臣不可行放榜之
禮生進放榜以來日初冬間改擇日退行○生員沈成海進
士金以一等上疏曰伏以臣等身都草野今切君父大義所
在不覺奮發嗚呼咄嗟謀立條不忍聞處生肘腋禍及
園陵言之絕氣思之痛骨孽芽雖除本根猶在斬而後
生理固然也尤可畏者人心極惡習上成風莫大君讎云欲作
奇貨　宗社至計主張何人大論未決群疑滿腹嗚呼盍
責猶稱童子雖勝炎炎不撲將至燎原大論一發莫可趑
趄諸儒瀝血豈無所見臣等名編國庠迹遠鄉曲初未
京鄉未遑館疏聖澤河海臣罪丘山千里孤踨未知朝
議但深愛君之誠敢獻謏瞽之說伏願殿下快從公論昭
掌大義使異論永釋神人寧憤幸甚啓下議政府○生
員宣世徽上疏曰伏以西宮之於我國家若苗之有莠若粟
之有稗不去其根必不可以除去其害今者幸賴忠義之
士不勝憤激累牘連章使通天地之罪畢陳於天聰而揩

語之間未免有踈漏之失臣請悉陳之臣伏聞館學儒生以十罪條陳云夫泰山不可以丈尺計河海不可以升斗量矣西宮之稱然何可以一二談也十罪之數特擧其梗槩而已自先王違豫之前以及今日孤注我聖上及先顧我神器朝為咀呪夕為凶逆於母子之名而釀蕭墻之禍儆大妃之躬而行大惡之事乘機伺釁為鬼為蜮之狀罄南山之竹不可殫記決東海之波不能洗去只十罪之擧恐不足以雪神人之憤而破邪黨之惑也是以奇自獻先倡異議尙保首領李恒福粗述自獻未服刑章伏願殿下先正恒福之罪以示中外使朝野之人洞知討逆之不可不嚴禍根之不可不除焉 宗社幸甚啓下議政府○兩司專數啓同今日合司之論以國忌齋戒之故依近例停止而即聞物議以莫重大論不為連啓為非臣等論事不敏之失著矣不可仍冒言地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生員申瑞廷韓崟等上疏大槩亟卜賢相以定國是○合司連啓請奇

自獻國難安置爲剖黜　國家高戒日何用疏慎再

至三至不允〇幼學崔巖上疏曰伏以癸丑冬初李偉卿等首

抗討逆之疏辭嚴義正所陳懇切鄭造尹訒繼發名論

之論而後趙纘起首倡邪議鄭復亨鄭蘊洪茂績

鄭澤雷金孝誠趙湜李顯門許國崔雄唱唯和護逆

之徒接踵相繼使亘天如不易之定論終不得行於處

變之際以致君上孤坐於鋒戰之中于今五載矣何幸一

線正論將熄而復明湖嶺諸儒千里裹足瀝血封章

逐日叫閽同此請疏大論欲發之初正言金世濂敢生

護逆之心遽起撓阻擬掃三司於一筆睢盱詭譎設

中被彈而退此無非網打士類力遏大論爲護逆之幟之

地也嗚乎當初不斷變起故此習等無所懲懼逆黨

窺伺至今日無忌憚也尤可痛者大論將發世濂讒爲

作孽而朝廷不置於重律故自敢見此心輒效之刺其不

死之前後福敢上疏詞忘君負國至此極矣繼而李恒福

閔謇男泓翼等亦欲自獻倭虜君父內紙張皇於逞
况惟爲臣子者因不忍見耳不欲聞也噫西宮有如此陰戴
之臣今若大論不揚則切恐今日之 宗
社也伏願 殿下快施乾斷先誅癸丑年免億廣起等凶孽
世瀛自獻等悉張公論亟去禍本 宗社幸甚臣下議政
府○玉堂連劄請亟殄滅自獻允劄快從公論並命依
啓自獻已爲朝野國忌齋戒之日勿用煩論○再劄答曰之
論休煩○傳曰明日國忌正日也三司並劄姑停事言之
○生員鄭忠立幼學朴律金鐸朴俊英等上疏曰伏以禍根
未除人心危疑正論權沮邪議蜂午身爲首揆者右袒罪
逆之首爲國姻親者排擊癸丑之臣欲爲他日之地臣敢
下之保其位臣未知凡幾日也不勝痛惋於此無他鄭造尹訒抗
論於初一爲趙廣起李命達所欲殺再爲權泠李安眞
鄭浹所欲殺洪茂績鄭澤雷等群起而杖斃之逮
至金孝誠又如之使正論之臣猶寡人無所歸也欲剌刃而

後已自時之後邪議日滋正論綿綿一脈之僅存者危哉
奈之何國不亡且亡也三司之論至出陳造詞之黨拘太學
之陳章空說偉卿之緒餘今日之事君邪實欲為今之封
莫若國難世運於極意以勒垂閣之負舄首廣起崇
市以徵不忠之臣以公論不期張而自張是非不期明而自明
君臣之倫立逆順之道判矣豈不快哉今日之急務莫大於
立夢卜之人以為倚毗之助使之統率百官倡論俾請使
衆人快睹 宗社乂安以鎮萬世之長策也茲陳冒疏冀垂
叅採至下議政府

丁巳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

備邊司啓曰本司軍國重事皆前席裁於相臣而今都大
臣無一員見在請遣書啓狀啓之意敢啓傳曰
本司諸堂上頻頻會坐緊急之事即爲回啓分付爲遣○
右議政韓孝純四度呈辭傳曰不允批答○政院啓曰閔仁
伯初呈上疏時臣等諒知徽節新上之後今日追疏之爲
未安而進雖不捧矣及至仁伯再疏謹見疏辭則事係重
大爲一國臣民所當聞知者臣等將前後疏而並入宜有
一毫壅蔽之心哉昨承上教嚴峻不勝惶恐伏地待罪傳
曰勿待罪出納惟允以絶壅遏之弊○備忘記大臣尚無
出仕之期新卜相臣出仕之期亦難必具遴速 影幀姑爲
奉留于水原府而令永崇殿參奉與本府府使十分謹
慎直守承旨禮曹堂上中使從速今明爲上來事下諭正
月初旬前政擇日奉移事言于該曹○政院啓曰明日
以玉堂劄子請自獻劄子焚燒事啓允矣今政府郎廳

焚剗於政府之意敢此傳曰允○生員郭有道上疏曰臣等罪惡已貫于天在王法固難容貸而今者李恒福以兩朝元老受國厚恩當此綫惠義方生死以之至於廣議之日敢倡邪論欲陷君父於不道不孝之域其爲心於子璣同實於悖男之狀明若觀火矣伏願殿下亟命梟示以快神人之憤今若爲邦家之蓍龜屹砥柱於頹波戊申之淩逢補天浴日之功癸丑之亂出旋乾轉坤之力者不無其人則古語曰知臣莫如君殿下亦必知其人矣爲今之計莫若宥之作相使之閣論道則一種之怪論自消危疑之人心自鎮解紐之綱紀自立推蒲之士氣自振矣伏願殿下若以臣爲不忠先斷臣頭懸於恒福之門使逆亂之輩甘心焉亟下議政府○幼學子朴忠胤上疏請亟定國家大計且先錄李國馝疏誅悖男之動以勸他人忠義之心亟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日辛卯

生員呂後望進士吳霽幼學鄭士吉幼學朴瑀幼學康
軾等上疏曰臣等伏以前者左議政臣鄭仁弘累上劄子
請治七臣妖儒及全恩譏本之論者殿下不施行之以致
今日之變臣等竊痛焉彼七臣者詐奉僞命不卽顯告
七臣乃逆璜之忠臣也非殿下之具臣也及其、先王賓天
寶位得定劒椎之變出於獱儕爲一國臣子者孰不欲
臠解璜之哉而有人首倡全恩之說以惑群聽其時告
訃使臣隨其餘論誣譏本之言播諸中外有若不當立
而立者然致令 中朝遣差詰問今此曲折不可不聞則必先
斬譏本失對者之頭以示 中國之人然後 中國之人翕然矣
鄭仁弘李大司憲時上劄言告訃使失對之罪則殿下下備
忘記議于大臣而大臣無一言一再劄論李必榮責去奏本
失實之事則上批有曰於予心逼故一任朝廷所爲而朝廷
亦無一言使負國誤事者之罪無以懲治故南人一隊專主

護逆之論以至今日此變復起此莫非全恩之說讓本之論
使之也嗚呼國家不幸亂賊接武義理晦塞討逆不嚴此
何等爻象也賊臣奇自獻身爲首相沮遏大論在法當斷
不以安置全其殘在言官首發邪議於義當戮論以
竄黜此果逆臣盡討逆之義耶李恒福以兩朝舊臣受國
厚恩陰懷異謀敢上克劉恒福之罪擢髮難容意恒福
自前日多作悖語侮辱君父之狀昭不可掩臣等竊聞其爲
委官時兩言打松皮作餅與夫入量進排等語無君父蔑朝
廷於聲色事爲之間其不逞謀於殿上者特其章矣顯
臣劉辭中所謂不虞之變將起於輦轂之下者爲此道也
殿下不即竄殛以致蝃蝀於擧義之日臣等竊憤焉噫
大論既發廷議孔昭鄭卭翼獨孽其間忘君負國
顯護逆首此而不誅賊徒悉未有懲懼也至於賊縕之疏
元翼之劉爲群逆之首煥起殘燼譯當之輩以李偉
卿鄭造尹訒之忠於殿下尚被斷頭之斥豈不寒心趙

潑詬辱君上言極兇悖耳不忍聞口不忍言李顯門許國
等以叔西宮得人心之語血戰于館中雖正論一激兇逆執
因而尚稽兩觀之誅凡此逆儔罪在顯戮宜命有司逮
頭共誅而今日論一人明日論一人塵延時月者何耶伏願殿
下特念前日賢相察幾之言亟出尚方劍賜忠義一人斷
前後護逆者之首以勵其餘且務洽禮部 時持讓本失
對者之頭使上國得明其曲折焉 宗社幸甚 上下議政
府○傳曰當此國家騷擾之時逐日留門極為不當三司爲
別早為入丞勿致夜深留門事言于三司○傳曰判中樞
李廷龜病重云為國多勞之人遣內醫看病○司憲府
司諫院合啓曰近來大小國事日至解弛有退無進識者之
寒心久矣今此 影幀奉務實一國莫大之擧既已難於全
州來駐水原則去京城不能百里而郡邑供費累卜累退
對傳供億修理橋梁者自南抵西千里相棰而時值窮冬
人馬凍餒此亦不察有不足慮而水原為府官舍隘陋其

閭閻相梃駭有一朝之不謹恐意外之變難保其必無言念及此臣民痛迫之意抑何如也　影幀過京城親祭請命從近改擇日行之以完大禮國之安危在於三公尚百僚之統率在於三公三公之於國家不可一日不備也臣等將鼎席不可久曠之意反覆陳達而聖批以徐當處之為教當此人心洶懼國是靡定之日豈有遲延一刻以待後日也請亟命爰立以濟艱難以定國是若曰令禮官議處卜相來已除○合司連啓而臣等將焉自獻前後罪惡論列備盡而主上以辭前雖自獻之負主上如彼而聖上之護自獻若是臣等竊未知聖心之所在也自獻曾以姻戚之親居大臣之位恩具西宮之謀害主躬主上之窮逼痛迫之狀外間都或不聞而自獻無不詳知矣為自獻者所當為主上終始據當不避而授矢有懷恩豢君宵遁僞生有蹤必先立赤幟忘　家往負君父隱迹為他日挾偷君父發制一世之計渠卻無狀亡具四端其果不知西宮之有許多亮

諜秘計而反為此曲護之計揣其心所在有不忍言大抵君
臣子母恩義輕重自有當處之道以折衷儒疏推在宿
者之處置何如耶未知自獻有何據斷而歸咎於君指
美於己若是其無忌憚也一時臣民均有憤疾終讐之心
而在上非所當與以自救為主計吁亦危矣自救知平
日不容人類多營窟穴無一處容之而鷄林以蓄積尤多
責官鬻爵遍及輿臺此亦無非侏儒紀一節之驗也渠
之本心以為朝廷若剷殘黜逐而已則翱翔嶺外安享其
富有聚邪黨以期後日逞一生所抱而後已以今日之壞敗
國事惑亂聽聞者無足怪也其心迹到此畢露亦治以重
治猶不足謝國人請亟命絕島圍籬安置以為人臣負
國護逆者之戒答曰已為削黜何煩更論○玉堂連劄
請竄自獻快從公論答曰已為削黜不須更論○玉堂再劄
答曰已諭毋煩○合司再劄不允三啓答曰放歸田里○生
員李弘誨上疏曰伏以臣友人李乾元與臣同志相議抗章

以爲防禍萌莫急於貽西宮之禍絶禍根莫善於稟 天
朝之命若聞諸 天朝而畢除禍之典也須嚴飭譯輩使
不敢流言動搖放退刑應奏之善備譯官以懲餘人乃得
其要首請囚宥之刑者良以是也臣中疏中大意乃在於諸
賊曲折楊洛禮鄉人閏字而已自敍素懷二以力護西宮
疏下數十日頓無回惡之意附西宮繳後禍之狀不待敍議
之劑而已爲昭著豈不危且怖哉此一事萬殊難逭況無
衆惡而有之哉恒福知罪祖述免齊之說詆辱君上無所
不至人臣負如此罪惡尚容於覆載之間臣竊痛焉冬日免
齊餘論哉以 天朝事爲恐嚇之資搢紳間者亦有以爲
疑是大不然 天朝之於我國壬辰以來事同一家吉凶休戚
無不同知若有發母妖黨潛入遼廣行間構之說藩臬喜
事之臣如趙檝者流敲動部議熒惑聖聽萬一有詰問
之端其貽禍於國家庸有極哉此小臣等之偏見也國今爲
殿下盡忠者誠曰至當伏願 殿下亟下枚卜之命以定大局

仍以臣章議之亟斷自發以正負君之罪並後極擇解事
重臣一負廢百官呈文前往 帝宮禀奏集施行永絕禍
根以安 宗社不勝幸甚 至下議政府 ○ 進士金鼎吉等
上疏請亟斷謹遵之黨快從公共之論 至下議政府館生
儒疏為秀才廣贈主之館生[illegible]外任疏等新寫主
之具疏本外黨法府等屬于中樞府上之伏請中樞府
儒疏[illegible]秀才齋祇[illegible]守職凌古[illegible]議錄
秉直對之臣居當是[illegible]遂陸[illegible]發

(B)
732.55
4724
[v.16]
no.42
0205228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42